養吾齋集卷十三

序六

送劉桂翁序

元 劉將孫 撰

吾鄉詞賦見稱東南自壬子來貢第相望號一時名進士聚族授館者闔郡僅數大宗南嶺劉氏其一也噫嘻五十年矣吾猶及雲祥雲瑞二丈人諱賦槩主體製斤斤科條金玉不紊數年前校鄉校試藝見劉桂翁之賦

奇俊變化不可注視每進每異塵埃糠粃猶足以蓋餘子問孰何子何其簪特至此則或告曰二雲家也豈惟降我輩下風將一門群從亦避之矣惜也無場屋廣武以紓其長雄廸使歸衣楚製墮在泥塗亦政爾可憐傷耳今年棄館去遊洪都就試別且歎曰日月逝矣不能欝欝以久居此也嗟乎使在二十年前蜚英騰茂世科異等何必不如前聞人之才之美亦何能局促以老今之行也固已晚矣抑吾夫子嘗贈仲由以言曰不彊不達夫仲由非弱者夫子之語以彊也非勇之謂也士不能不屈折於世以求一日之達其間差參俛俯可使人銷沮者政自不少若以草茅慨慷之氣行之徒有悵然去之而已其亦不可以不忍也強者強其氣也即君之茲行小試於當路而又公道方明知己滿前足以奮於火蟄然對掾史不得不頭搶地顧同雖治筆墨亦寧無王仲舒面視同列自悲意雖然不為此復奈何哉所志有山大所屈有淺深豈獨科舉以來為然方歷聘之

世已有不得不爾者矣夫達非易能也升而高也如鳶之傳于天潛而深也如魚之遊于淵水火猶將入之金石猶將貫之非強何以哉蘇老泉慨然追念少年舉茂才時待試東華門外裹飯攜餅屈膝就席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晚年時起得一官復壯其迎候張益州雪後昏黑面裂道逢貴人車騎驚愕下馬立道周之壯自傷至此以為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然則當何如而可耶士之不自達也往往氣岸高而責備廣枉翁意豪和粹吾知其必達然望於君者不止於目前故特稱夫子之言贈焉

送吳文彬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開或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望公卿一言為知已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間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甚可勝道非如後來糊名較藝三歲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有其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雲

之上即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敝濫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為經以唐法贄薦試考為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兩年來江西之有職于校官者無不試選宿士俊才項背相望起山谷古意今法日以粹密推之復科繇此其本矣永新吳文彬慤乎其為士者文彩深厚資館授以給一日有天上故人問名氏乃其從昆弟有列于朝為今秘書丞張義山既公舉之復私介之以至當路文彬亦慨然而起念世家廬山將取道就試其間問譜牒快游覽訪親舊吳氏大族出唐良史五代以游宦居永新科第相望有餘二蘇同試館職者以文彬之今日安得遂鬱鬱以久此也行且謀焉曰吾惟貧不自理懼不能待若何予告之曰昌黎嘗愛呂鑒山人之才又喜其始自出山有材茂之美意不同進士明經及卿大天之世習熟時俗工語言識形勢獨戒其少安無躁以

聽其所為今以子之能試於至公之下毋慮其不獲居而或有為之先行而非無因因而前毋患其不合然願吾子之安之也試者吾之所可能不得不力以求知不得不竭以自異其處我者必有所當皇皇然而進或者以為有所挾也昌黎舉人於競也暨暨然而語不知者以為有所挾也昌黎舉人於陸祠部也受舉者未必知也陸之聽與否昌黎亦不與知也舉者盛心聽者公道而非所職竊之為德也吾以文彬有始自山出之操故以是望之其使舉文彬者獲能知人之名而文彬之遇也則文彬之才有可之公也其自是游於四方持此道以往且無不名實光昭而進退餘裕矣何但西江歙歙而已哉

送劉復村序

往乙丑丙寅間余侍親容西府堂西榮其東榮則廬山公外甥小村劉宰先在焉小村踈髯下豐眉目常有笑意談論傾倒廬山公無已出之子弟兄鮮少中外親賢惟小村君一人小村內承顏色外接賓從其間調笑幾

微力勞而功倍以此不得從事於宦遊徒藉幕簿養歲月先君須溪先生嘗絶嘆其才而惜其不試於用乃亦如我等老於筆墨文字間也其時余年始八九垂髫左右賭記歷歷復村年相若弟兄參差以長書暇相覓嬉戲夜輒隨諸公行天街坐上肆歸已迫朝馬動以為常豈識離別感慨既為何等事哉暨已已再讀書昭文館中於世事益習則小村方從辟書邊淮上徒書問往復自是江東西隔越政俛首事舉子業時蕭如壎先生從芝山館歸出片紙劉小村文伯純李明通寄聲問小須何如一笑小須者當日戲相命語也乙亥廬山公弟兄鄱陽小春與焉彭衙駱谷腸斷天末又六年用周始相聞先君走廬山塋文忠公用周子也迺不三年用周亦已矣回首百年一代師友零落未有若此其甚者也歲庚寅而行省移治廬陵有同姓來訪稱自廬山問其名居則小村之子復村也執手泫然何以至此乃有職于奉新之學官恍忽談舊事如夢先君為題其詩相與細論

今古而官事有程惘惘而別丙申夏予自閩歸聞吉水新州得學正為吾復村欣然吾二人之復合也秋晚而復村來來未數月而先君棄世予皇皇幽憂自無神情與故舊周旋而復村亦低徊欲去不可朝夕蕭條惡況每相對黯黯各不一語徑去追念三十年間今昔之故手循餘髮人事何長一日來城撫手笑曰人生再見良難以予與君合於此若數者而差池多憾其來日重逢不更容耶未可知也以君之材為古心先生之外孫已試於奉新表表如此再治於吉水吉水文士最多不易理吃然三載以完歸去由是而四方萬里青雲汜濫何故宇之足懷而余獨區區感念平生遊從之緊撫塵迹之已遠論舊事而無人天高地迥長庚落月不自知其心之悲而辭之若也因托之商聲而為之歌歌曰廬山之高兮浮沉春濤我夢五老人兮覺而呼嘯重遊四湖兮翹材既而餘萬徒遠想兮心勞廬山之清兮夫人美子一棹空明兮落月千里相見何年兮既三載已若此悔何

云兮遠矣廬山之遠兮不遠者心幾易世三十年兮白頭猶新因何所無芳草兮毋金玉爾音尚後今兮如今歌罷悄然白雲流空揮淚為別

送郭適

廬陵適安郭君以前貢士鄉曲之英滿路學正資歷之考慝部明揚備言老成文學之實鄉老誦歎共惜歲月今昔之淹以其才遇知已雖為落陽賈新豐馬已晚然公孫弘七十徒步致丞津田千秋一言感悟蔡義蕭望之明經皆遲幕驟至卿相君年視同進為最視公孫尚少為田蔡蕭未慙也故一命分教尚須問銓候選守格法限資次雖古人復出亦安能不黽勉出此是固公論之所以為君惜者不但惜其遇合之晚也雖然吾於二三年間有感於三人者為君誦之西京舉孝廉舉賢良歷數世百年幾詔幾策而後仲舒出焉計仲舒亦中年矣豈前是皆無知其人者哉唐科寘盛以昌黎之才試藝不合而三謁光範極其所以求合復脅之而不可捨之

而不可歷落孤邊極矣而昌黎舉由科目進書復何益哉東坡少年自眉山至益州遇張安道試開封選南省一時名動當世獨以自蜀來諸書耳後之知韓蘇者諸書揭揭廼試之選者未嘗稱也嗟天仲舒之徐起者以命韓蘇之特詹者以才其對榮科舉特借徑而已天於人物未嘗不惓惓也乃其變化成就也有時遇合發越也有道天且有所不能與也況於人哉今盛時急士如渴恨宿士產自衡而後進多掇出故沒沒無所短長至此若適安者豈非在門之潛夫晚見之嚴徐哉予亦於斯行而卜之也

送趙玉相序

往歲癸酉共詠其破四語前輩嗟嗟嗟口贊筆錄不絶絲是教授鄂渚當其時稱文其復歎其年不可及後此更二十六七年計當徊翔館閣無不極其選即小却亦佐一郡丈夫當若此矣詎意崎嶇流落遂窮翼墮為世閔笑及今始正卿校考滿詣選部當授一校官匍匐邯鄲

故步也哉君素抱負閭奐每俛仰塵埃間遇故人相視無足回首酒酣烏烏破涕為笑知君者識君景景不知者知復何人吾先君須溪先生每凄然念之然苦貧貧不同尋常得伐踰年尚不能請洪都矧燕臺萬里外卿大夫士能不交致其力將鯀此而聚糧而治裝而湖而江泝河而上或又羨君之從此升矣予獨懷思今昔固喜君之將達而感衰轉燭憂患日長君之及此命也士之生世當雲雷經綸之交詹而起者何限而鯀潛入況王績賢也躬耕於東皐彼其所遇豈無其時哉而不自一不自抑者復安可勝道哉故召平候也賣瓜於青門偶至此今吾與君乃得長衣清談優游庠序以致其身於阨窮之餘此則上之仁也斯文之澤也其何以報哉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而不通於方者於用一無所宜以文藝取士歷世有年矣人間大富貴或庸人饜之而去顧獨周旋其衰遇也校短量長爭尺寸之光於唵嗞之景適也當絶續之交遭休明之運而迺不能激昂以自

異於輩流耻也天事有因有革或不必其因而有加於昔時義固各有當也而況君之深於易乎

送劉榮輔序

昔東坡官錢塘子由自陳留來相與泛西湖遊徑山唱酬連數十湖山景物一日落二公筆墨間千載如圖畫後來坡守彭城子由再來遊留非不久乃不見詠賞之樂不特位高負憂責無餘暇亦山水不復有錢塘勝麗也東南山水稱錢塘金陵天禹六朝遺迹晉人品目殆過錢塘自唐以來名賢才子嘆詠不可極通衢荒丘東西寸步往往皆可訪古而達官貴人揚鞭過之有所未暇顧也蓋秦淮夜月寂寞久矣榮輔劉君自趙州來江南問候其兄行臺薄遊廬陵自茲而東下自北之故家文獻及南之博士諸生交贊迭詠成章授簡屬筆為敘以君之學之才當世之知已如過江二陸行且見一臺二妙矣余獨張金陵景物之勝誦坡穎錢塘之遊者贊君之留意乎此也君行矣倚棹石頭之城對床長干之

里臺清務簡伯壎仲篪談別後之家山說南來之賦詠登新亭謁定林藉草而微吟聯轡而晤賞他時遊宦復思當日之興而觀於此詩亦足以不負茲行也

送倪天全序

吾猶及諸老盛特每漏入戍夜鷄未唱廣庭列炬如晝籼盆明燎大吏具衣冠出笏峩峩如士夫高下以列賓廡分上中下無不籠絳紗垂簾幙拂拭坐席以須過客車馬焉未辨色就門下各入賓位遊士亦軒軒其間至卜相藝術亦有候謁處掌客者潔筆墨請刺標名次推擇先後治版牘謹書之置兩臂間奉之以升如大典策主人傳警呵擁小車徐出屏後稍治錢穀出入竟即推案且視賓牘幾何人坐幾特得毋淹久贊者導謁者以序升簷光燭影間顒顒一介賤微無抗焉為賓主問何方來何來僕馬舍館得無有不足者至江湖丐書尺干薦賞未有不唯然荅也洎送客聽訟已退食罷未皇他務取賓籍第某某當餽當問卜某日奉盃酒接殷勤祁

寒盛暑公劇忙事不敢憚廟朝大老衮斧尊貴節度數道不敢自暇逸先期治其下州小邑厨傳酸薄紅粉凄暗不自惜酒酣促膝道平生閱歷或以是為終身交遇識拔為知己出雲萍録請爵里世次出處交際本末歸以誇示鄉黨他日子孫四方相遇猶稱先契以淚別下者為獎帛筐篚無素者亦分數楮勝為資寘下奉一醉貴納數書某寓公天家為前途計未有行百里無一邑千里無兩州者所至上謁無不得見無不得所欲士何必致身名宦而後為快哉浮游湖海行不齎粮曳裾趺屣履有餘以及妻子江山名勝無不可樂猶有立談白璧一雙之歎猶有堂下一言不知子之恨摩劘搪激張為虚聲落落氣出公卿大夫上刼而下之且有所不漏嗟乎此道廢又二十年矣後生畏足不敢出丘里先輩車論草莽生四角興言昔者何可得也每寤寐嘅歎何地復歌驪駒別南浦送人四方作遊客予西昌倪生天全往嘗見之東湖望而知為俊士一旦携鉅幅来曰吾將

遊南北所至交其豪俊當使相識者各記於此帙如雲萍子為我叙其端余蓋俛仰欣悲感動於生之用心抑余也亦僅知聞之疇曩而已當今王公大人皆魁磊傑特如黄河泰山高大深厚吾聞古稱四公子其賓客立扳卿相千金鎰車千乘客之容且結駟輕肥傾邑都固有朝宴人夕封君者行矣大梁之墟有如夷門生之遁跡焉冀之北上有望諸君之墓焉君振臂而風雲合舉袂而名聲流安知史所稱遊士之遇者不于君乎見之也吾言蓋不足羨

送郭于石序

郭君于石持先君子癸亥所贈郭德章序且述梅垣先生容遊始末過予而言曰先君癸亥之入沅也須溪先生序而送之癸酉之沒於重慶也先生蓋屢問焉哀之閔之而孤也至今未能歸重慶之骨往兄若姪先塗往又道死近乃有自重慶來者能言洪崖寺之殯如初必於一二年間遡沅入五溪道反其匱顧萬里跋涉上高

下深言之猶難也非諸公間念我何能行子其為我
發之蓋言未既涕泗下雖予聞之亦慷慨而不能荅也
嗚呼士生世何必才哉使泯泯無聞亦必不能出州里
庸衆人而生庸衆人而死亦庸衆人而葬可矣坐抱負
惜不試展轉跋履穿篁竹攀青天以又重悼於不幸非
才之為累不至此然三十年間不幸於世故而竟不歸
者抑又何限有沙場戰地避迫俘執而不得歸者少卿
河梁之泣別王孫道旁之困苦其為溝中瘠而異鄉鬼
者必不可得而知也有時命蹉跌塗窮力屈而不能歸
者越石撫枕於中夜魯公透瓜於暮年其魂魄憾而藏
血碧者亦無所而不可知者也有孤憤決絶囚鬻長恨
而不可歸者河流西去之歎南風飛灰之辭雖起至咸
招而司命聽亦卒付之於不可知者也若梅垣之沒也
雖不及於兵興而旅殯之存也猶有待於世泰謂非冥
冥者愛其平生而深望於此日耶不可也抑于石之言
猶有可悲者其言曰癸酉及今又三十年矣尚忍言哉

嗚呼昔柳子厚之貶也吳武陵當慨然言於朝曰人生三十年一世今子厚之謫未半世矣予當誦其語而悲彼遠調猶生存也地上非地下也半世又非一世也孰非人子其誰無人心行道之人猶不忍也況於所識所厚所往來之同類者乎李賛皇死珠厓猶夢於故人曰公幸哀我使我得歸塋生者之欲歸其父猶逝者之欲托之子也彼謂魂氣無不知者殆出於無可奈何者也而非人情之言也所謂於禮合乎者亦疑其辭於可不可之間而非以為禮之據也嗚呼子無所乎寓吾情故反覆論著之斷以動聞者之感而已其毋亦顰蹙三嘆如我而止也

送戴石玉序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此井田既廢之歎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交游不出丘里議論不接耳目而欲扳知已當世望天下士我友辟之逆行而求前況於裹飯無及門之平生卧雪靡愛才之長吏而蹙蹙四顧如隅駒

之不可屐無高山鉅野可以登臨雪涕無新知忽合可以慷慨論心日復日歲復歲不知青春之去我而白髮之不赦予也自孔孟來士未有不游或以師友游或以賓客游或以學問游或以才藝游或以辭華游二千年不忍使之老於窮鄉故汲汲焉及盛年而推之四方置之通部京邑以發舒其才使二蘇待其修於眉山傳之京師騁致而禮羅之何能震動超越如是哉安成戴石玉美才也相從於斯文有年每惜其不試其靜重不炫予嘗為之字說以警世之賵賵者斯文凌厲俊拔每見愈進予往屢推轂之而未遂於用亦石玉每有所不屑也今慨然遠遊之意予蓋喜其不安於尋常且繇此而有遇也故贈言以慫慂之以予之期石玉於斯行也惜其晚也諸公之憐才者豈後予於哉使玉石不恨於出晚必有任是責者矣

送劉文州序

吾廬陵多劉氏皆世族有美名如文州之劉其先世又與楊文節公父子為姻睽寶藏誠齋東山遺墨若諸父科第麾節相望文州以其材遊諸公間口之所講而之所命沛然縣河而奔流鬱然倚馬而具草又未嘗不遊薛宣之東閣逢當時之推轂然四三年一再選坐視同升後進各持一紙若一卷告身去而文州不與愛其文而惜其命者無以寓其意則復為之劄上監之院於格復宜試廻慨然曰吾患無所於試耳萬里非所憚也其意氣浩乎無千帆側畔之歎而有一日看花之想雖無不足以自致抑所遇亦小挫矣相遇東湖之上索贈言必長語予亦黮然喟然於所以相求者也嗟哉文州吾道之遇合自孔孟以來皇皇以遺我後之人凡二十年於此苟自吾孔氏其道必爾若夫起徒步至公卿朝白屋暮青雲或貴為郎或擇為吏屠酤而侯蹶張而相往往皆非吾黨士故橫翔直上若轍環若載質道之行廢決之命予之不合歸之天蓋我道宜爾也政使君蚤得其

志特不過山顛水涯深衣青談以老歲月止安能使觀
黃河泰華窺金馬玉堂為江東之機雲闕下之嚴徐哉
故不遇者遇之資難進者進之道嘗見公孫弘屢舉賢
良輒戚報罷亦嘗奉命遠使非不見知者又以不稱指
斥暮年丙上乃驚喜其偉麗遇合冠一代司馬長卿固
嘗為郎在陛戟間無能推之者他年從狗監聞名氏幸
乃同時何令昔之懸絶耶固遇合之有待也於是命之
說信而天之道驗然則文之州是行也不亦昔之遲者
耶君者有以發君之命而相君之大也耶嗟乎吾言長
矣抑君命我既歎以寓吾感復頌以致吾情凡為士者
所以浩然於天地間而不恨於流落者徒以能自釋而
已而其窮亦政坐此雖然非文州子寧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四

序七

送樊仲璋序

元貞丙申冬客有賈廣文與匠監蒲坂樊君仲璋來謁先君子須溪先生望其容肅然即之溫然聽其言謁然知為豈第詳密人也所寓隣並不聞有達官者如是幾五年余閒居無公府之跡凡見大人當不一識自侍邊

元劉將孫撰

識樊君已而憂居服釋雖相近無所為事未始往見之間遇之於會同一揖如平生交雖不及一言意彌屬日聞有鼓旗載道者闖焉則樊君也路人唶曰樊提舉替矣諸為匠者歎曰樊公往矣我安適歸矣閭里間亦惜之曰善人去矣余於是益信樊君之賢也夫受嘉師為父母芻牧之託寄焉然或暴如狼或狠如羊或俘用之如奴或漫不省恤如塗人考工會計日程歲課共億有度小弛即不應額故前史稱將作少府有聲者多嚴刻致治辦雖賢者任此不能免彼治天下都會浩穰猶君此也況以一出隸邑數千户之衆工令要束專奉藩府而能使去思之至此是何書也已邦之人士又載之歌詠且治卷屬叙以傳而北是皆無所為而為之亦有以見樊君之能得此於人也是可叙也已嗚呼後之人其益求所以如樊君者

送黄德安序

廬東黄先生文章名品在淳祐諸賢間為第一流人物

今雖家有全集祀列學官而其精神氣槩想像而不可見者亦有年於此矣而今曾孫德安以名家趾美沛然於斯文屢試屢擅其場受命於行中書省且有教人之責使問家世者如為廬東之傳望其丰度接其論議親其筆墨昔之想像而不可見者盡俯仰得之此其感慨動悟亦何得横經而講然後為教哉夫教不在於講也而今之教僅講足以自見而已講本非吾儒法也崇高而堂巍哉而坐回環而聽未知杏壇之下河汾之上當日為何如而二氏者有其似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子之所欲傳或彼之所未得授之而非其素惑之所蓄有不在此宿構而成之過耳而棄之甚且退而舉其目而有不得於口也若是者無一而可也予固厭是而愧也久矣德安以家傳之舊業才學之富發講貫之硎厲目者於此焉傾耳者於此焉當必有以慰彼之望而洒予之愧也

送柴景寔序

往歲庚辰先君子須溪先生留先溪時鄱陽當長寔來相與亹亹談古心東澗間師友聞見序而送之後二十四年予承乏洪洋適祝靜得提學江西與柴景寔偕問問世族則堂長家也出前序相與歎別後事已而予去洪景寔教導洪諸學縣才選資歷憲部考覈皆宜升遂受省命教諭彭澤因訪故人于廬陵值于繫舟江滸且入閩慨然曰頗有以贈我田首再世再見三十年間俛仰今昔未知重逢之何地復何辭足以為景寔贈也然予昔聞堂長之皇皇四方也欲為精舍以講今景寔坐得講處毋勞於建立虎師而聽寧有所不足哉抑講學一也公言之者常具文私淑艾者必切寔就能以私淑艾之心為招諸生立講下之教則雖前輩猶或在其位而不獲遂其效也故滄洲鵝湖嶽麓東陽皆諸賢昔者學聚問辨之地後之建為書院每出州縣今亦具文而已矣何如斯而可謂之教也今之學校寧為講者之備位雖入而學者特不得不至於此而豈有求益之心哉

古之論教者如是而逆如是而不入如是而失其時教之事多術如此今一餉之頃四坐之衆少長之不擇高下之不辨群而進羣而退三年去之而其亦何能以有所益也雖然亦視其人何如耳景實以家學之所講視彭澤如在洪學時又視如在堂長問學時於其人有益與否未暇計而吾於傳家無愧焉耳矣景實固沛然於是者也予以故舊之誼懷堂長之素不欲為無益之一云云覽者或有感焉不但為景實贈也

送饒士悅序

凡世之交未有不以利也利者豈必有所得失之謂哉雖斯文之雅事或乍見喜於新交或相遇至於久處評論之歡遊從之密淺利於取長若不可一日闕者別特執手悵然離合未有不約他日之相求後會之不爽也然而踐焉者鮮矣適重逢者未有非偶然而得得來者未之聞也徃予留光澤一日以公至于杉関予友晴川周君教新城相望隣也謾約晴川為我會

關上晴川慨然為我來與其徒餞士悅一二賢僧予適又以公去不得俟相失交臂傾耳又二年科復士悅薦江西予歸見晴川則誦士悅之為人孝友氣誼奉母篤愛且約我必來也既受賦學正歸果訪晴川言蕭然留慙無毫髮流俗意徑別去晴川歷歷言士悅奉士其母之異於常人之為子者予歎曰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其取友之端也與人之一也處身之廉也行世之義也孝之屬也夫既有其本矣予復何以贈君哉獨咏嗟乎叔夜之於呂安千里而命駕子猷之思安道中夜而扁舟非絶無而僅有亦何以為千載之美談哉士悅行矣其青原螺浦之外復有乘興如此君者乎毋亦使我後此以望於蒼茫遠想於寥廓徒懷士悅而已也

送聶以道序

予別以道九年一闉一廣欲相聞無緣也今春來歸聞以道掾憲幕名聲日起功名皆分內所宜有獨誦其政稱其能嘆其貧過於入嶺之舊此可以道欣贊喜遒之

之者也日以公事赴臺過驛不少滯僅寄聲故舊而去茲行亦匆匆一見慨然不敢自暇逸觸暑而南馳予雖故且久別亦悵然而無以留也用見以道於奉公畏謹也若此以茲心達於佐幕議其致令名課憲最也宜哉臨別曰何以贈我予留落變哀之餘何以為贈也抑以道吾師之子也其能無言哉昔在二先生講下相知為深心遠每讀書墮淚甚或悲歌涕下此其何為哉誠悲天命而哀人窮也吾先生正襟危論及世事之不平人情之不釋辭色振厲面赤氣張辯折不少屈豈為其身謀哉二先生之所為慷慨憤激者皆以道今日之所得行與得為也今官事類佐牽右制使不得遂於志庶幾風憲可爾而風憲又未分按也尤可為又恨日月之淺而往來之不贍也雖然以道所以稱者能行二先生之志故也予也區區州縣泊沒之久獨平生受教於父師者尚未改化故為以道言亦僅舉以道之已知已行者以望之而已以道得不以予為淺乎哉

送劉卓翁序

東南廬山如西北太行特為人所喜稱山北為九江又古郡自東晉以來皆名賢隱故其山水不特圖畫而矜麗今古自非可人不得攬而有也以吾卓翁初筮而得占其境內豈可謂位置之不稱其所哉卓翁之才豈但教一邑止顧格宜出此然此任運而彼採次適乃得瑞昌焉雖其小且遠宜若負茲人者而君獨以為有不偶然者也行矣卓翁廬山南北有太白子瞻之遺跡焉瑞昌之水有元次山之讓溪焉行吟而望紫蓋之煙倚憩而聽三疎之瀑從游少長尋流訂古而講其所以為讓者亦豈不足以快君之平生而舒君之勃鬱也於是君之教亦在是矣夫昔之諸賢皆困悴流落而至於斯也今君名為官而有教之責於其土地視彼不已勝耶猶不足耶予以是送子矣卓翁之家君梅溪先生蓋經學宗家卓翁其子傳竿又為瑞昌之人士得師賀也

送黃觀樂連州學正序

往予將入閩與觀樂過東湖之上觀樂慨然有歸志予彊之小忍觀樂棹頭不顧曰吾館穀幸不乏徒為諸君甘言紿我使我在此如鷄肋予復土下前輩出處運合以其意去四三年予歸自訂聞觀樂奉省檄為連州學正相見復愀然曰吾歸休矣問何故則具言連遠諸不便狀令年方厓蕭御史別時約為金陵來方治行而方厓遞以盛年去我念平生知己初出山也惟是公之故今其已矣初運處復爾吾本色止合教書爾三誦后山妄薄命篇相視潛然復示予以其祭文詞指尤哀予為舉鄉先進魏大學第初筮僅教連州今以州不設教學正教授等耳其亦不可少也觀樂誼高而志遠殊不屑予惟斯人斯才之日老也則張皇連州之美倡其親若友而道之以言曰陽山天下之佳處也山水之勝昌黎固以為有名平生作記惟慈喜亭與滕王閣而劉二夢得以為炎州之涼墟則與中土無異張南軒賦為八景則又與衡湘抗衡應之劉韓後來魏公父子皆嘗居

之若東西州甌富雄麗則有之矣人物地望無是也君所為不足者特夫人而得所宜乃欝欝居此抑吾聞之無味者其足味者也雖僻亦必有善士道雖遠未若昌黎夢得之所為來學雖少廩稍薄亦未必無一囊粟也率其父兄勗其子弟友其賢大夫飲水而讀書觀山而訪友安往而不得吾貧饗儉有餘福用寡無遺責擅清足盡興以此視彼豈不足味耶抑吾又聞之前利者後趋往諸老常為言吾州往者連而升朱紫守郡不上獨陳靜以皆善於連或自連而升朱紫守郡不上獨守連終夫更觀樂之聞斯言也豈不足以行矣夫

送彭希呂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世第以結軫馳騁者為遊士而游幾若士所獨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鄉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于朝交於天下士者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

安土著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政履
執贄四方入至于京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
舉於眉山也歐公遇蕭公於翰林二蘇遇張道安於成
都皆道遇知已相因依為千載儻數公者以其才低徊
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
來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
務者謂俊傑而豈抱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為昌不知古
之人古之人哉此予於彭君希呂之遠遊也慨然言之
於是希呂行且止者屢矣希呂為吾先君子須溪先生
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叙送之舉金臺郭
生語意當乘風波浪何所不及頃猶在此耶鵬之運於
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
之宿舂三月之聚粮毛郎翩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甫
之詠與中夜曼曼之歌其恨惋一也曷曰係小子失大
夫孰使吕君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已者非係之者
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涼西方強士南方卑濕三十

以往便為已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幾何相看遞晚所為區區舉此蓋欲希呂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為斯言而動心也

送道士秋泉序

東南名山有幾如衡嶽魁然荆楚間迺未嘗一識其何如得不齎咨所聽然哉況江湘接畛非如終南嵩華重趼羸糧而後能達又況方外之士無累後頎青鞾布襪何方之不可遊雖然事固有不能如意者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遊南岳之興豈不十八九年蓋屢招山僧客道流刻期為約固有聞風先路迎候者又嘗約長沙平遠公信信必不負然或治裝而間於軍旅或出門而避於風雨卒不能踐其志此余於秋泉今日之遊岳也感念深矣秋泉固歲歲來赴先君子之期者平生夜話想像湘山之上岳麓之下鄴侯如黄石子之房海蟾為道中之過客松風蘿月石上雲間可以左楫袂而右拍肩蒼然白雲變化何許秋泉之行山中也其感念寧不有

如予者乎吾聞僊者可遇而不可得見故常狡獪出沒為嬰兒以嬉世秋泉之往也其見山中草木樵牧無不以異人待之即乞食予塊買藥得蟲亟拜勿疑萬一樹陰遇丐者堂中見懶殘亦勿謂道不同不為屈則茲行也豈獨賞平生夢想之願而已哉余也審知其非僊才靈氣不足以與於斯矣然猶望秋泉之得道也猶先君子之望子也

郝廉訪送行詩序

夫子以春秋為政事誅姦諛論功罪者秋之事也旱而雨歉而有年饑而賑恤春之事也後之言政者誇攬轡之清風壯埋輪之特操美則美矣然幾於有秋而無春故激濁揚清者職也問民疾苦又其大焉擊彊鉏姦者理也教化風俗抑所先焉古今詠甘棠而毋忘角弓者人心之愛公論之思夫子之所以筆而鄉校之所以不可廢也若今廉使郝公十一年之再來廬陵也士民之所以歌詠之者則盛德至善所不可忘者矣公之清裁

絲弦壺氷不足以喻也公之力量扳山倒海不得其似也公之志固有所局而未盡展而公之心則童兒父老深山長谷無不知之者也今持節而發廩濡纍而周原使下州小邑幾年無因而吐者一旦而見天日之如臨使疲甿病叟窮櫚無所於告者舉首而欣父母之孔邇如之何而不詠歌之也子產於鄭仲尼於魯頌聲載焉彼一聖一賢者豈愛謏哉人心之不容已君子亦於此而自信也儒館詩成屬筆為敘蓋以其未嘗一迹於公府紀父老之詞而非佞亦不得以賤辭大德丁未三月丁亥

送教諭行詩序

屠牛坦解牛而芒及不頓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夫坦之解牛也與衆同而善刀四顧滿志而藏之者坦之所以為坦也予嘗喜誦斯言與鄭子產美錦學製語油然出於中心之誠而極人事不能言之樂後來以錦製言邑獨本語有大官大邑語耳孰非錦也製之不完

其美與刀之不缺則折同安得滿於志哉匡廬陵君教諭廬陵三年得代留數月始能行自大夫士無不安於其為人而服於其為教吾黨之士又為鉅軸聚為詩歌頌之而屬筆於予叙其端予舉屠又僞錦語發之或曰不然教官愈不可為職愈簡而責愈多也彼其繁也容有亮之者焉亦有不能與不暇者焉亦有交涉多失之此而得之彼者焉若官之小職之簡無足以動於其意無與接之為殷勤且無所他望而待於異日者也一往復之參差一疇酢之得失皆足以貽怒而構怨令而美成也若此恢恢乎若此得不謂之難哉夫趙魏老之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驥足之才或不展於百里之任古今之才賢未有不感慨於斯也君之為廬陵綽綽餘裕矣其自是大於廬陵而易廬陵矣亦不足以表見君之賢也然則是卷也後有談君之美者其必勿廢也乎哉

李龍川平盜詩序

延祐乙卯夏秋之交有盜起于贛之寧都聲勢搖煽張甚龍川平章提兵臨捕省掾李君文仁實掌案牘未幾而盜潰又未幾而盜執曾不二三月之間班師奏凱暨朝命遣將此已平定蓋混一以來用師之神速成功之偉特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雖縣元臣威德將吏用命抑幕議與有力焉歸過廬陵鹿湖之甘棠也詠西平之有子喜平蔡之成功於是咸相與為詩而屬筆為之叙予受言記載曰此亦一平蔡也雖淮西之事不可與一邑語然以唐封域之大平淮蔡二十小州經十數載之久晉公與小西平公韓退之李建封諸人僅乃平之茲寇亦蔡也收功於數月不謂之平蔡乎昌黎諸詩每稱平蔡亦自喜其名也君以世家之懿蔥幕府之英第勞行賞在此行矣昔晉公縣平蔡入相昌黎建封皆列侍從此平蔡賞例也君又建封當家嗣有褒嘉尚能為君賦之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五

記一

吉州路重修學記

元　劉將孫　撰

聖天子興崇學校每申飭攸司閎俾廢墮不治頃會計贏縮不等規制弘狹異宜嵗久近殊費而廬陵郡學廣大荒落於江右為甚蓋自四十餘年矣迺大德甲辰西廊之僕者起乙巳丙午振

文堂尊經閣之傾者正圯者崇翬飛顯設腐更朽易漫漶復鮮繩直準平攻堅緻密佩衿誦詠三紀以來所未有也教授康彦博以學録永豐周以周具圖始末來請記曰似周之來也惟八年之三月時堂廡久敝不修而廡視如棄齋蕪庖断草生之矣爰及教授湖虞廷桂學正洪冷天成謀焉是安得坐視弗省會省臺重以此責有司府判承務馬公顯實提綱其事慨以為已任檄廬陵孫丞世顯料之學其費之邑數月而西廡成四齋翼翼爐亭復舊養正堂小學以及公厨完缺整敝二井亭久廢復建雖還舊觀若無闕而堂閣積壞亦不可以已抑費鉅不贍誰與領此時廉訪簽司郝公按部實來疏滯飭蠱風威肅然新美學政爰以治中奉直陳公或董之九年冬乃合以請公曰事莫切於此矣吾夙夜節縮舍是復安所為授工掄材計覈會當期年乃大備方振文尊經完而未羮也虞冷相繼代去饒康彦博來為教吉康安世為正復恊力善其終於是明秀堂敬義堂藏

書堂藏書閣周爰雅飾循序修舉殿柱內蠹簷壓弗支亟易之工良材鉅屹如新成凡緡粟之費出內各有司存惟治中公之不倦而同知有扎拉台朝列公適自湖北副憲分符此來明習治體其主張綱維是也逾力以濟登茲似周則周旋其初終與其議而知其勞請記之毋忘諸鉅公之賜以勸後之而學之長貳先後亦牽聯得書願毋辭將孫受言紀載既登其歲月次第而竊有感也夫屋不修且壞之久則復之也不易是以費若此其夥也力若此其勤也為學亦若是也修身篤行戰兢臨履豈為君子者必若是難哉百美有懼於一缺一不成而萬有餘喪也且夫學奚為哉學所以教忠教孝也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忠之屬也出一言而不可不謹行跬步不敢不思孝之屬也故古之求忠臣者於孝子而觀大節於其細吾道在宇宙間有迂濶而無切近有是非而無利害有名檢而無得失一簣之不加九仞虧焉涓流之不塞江河及焉此固為士者

之所當自省也昔吾有先正為歐陽公文章勳業師表海内然猶以晚節蚤退乃益為名節之無憾士而至於歐公其自處也猶若此學者可不念哉嗟夫廬陵固忠節之鄉也歐公望於鄉之子弟道德明秀而行於郊里禮節慤孝蓋風俗之厚公有望於吾黨有以為之倡也今朝廷所為敦學而教士群公所為竭力而崇宇者其望之士也猶此心也其自四代以來所求於士者莫不然然則吾黨之士厚懼不蔑也而可自菲乎哉士未易言也名焉而已孰不為士儻循實而求之何如斯而可謂之士也雖及孔氏之門者猶有非吾徒者也予言之及此也豈敢為諸君規哉竊懼夫後生之無所放流俗之不可返吾黨與有其責而無以稱上意也嗟夫又豈獨為士者當自警乎哉是役也贊議於府者推官王君欽公君道幕府則經歷陳君琦知事成君文煒提控案牘周君濟胡君世祖督工於學者前人匠提舉崔世榮

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記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乙酉聖上龍飛制書首以學校作養人才其俾業精行成所期望甚遠諸為士者皆賜復終身優假甚厚既又遣使禮恭于曲阜加徽號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訓辭渾噩所以欽崇嘉樂甚褒錄副布天下乃江西廉訪副使南陽滔然蔣公元祐分治吉贛南安適留廬陵吉蠲月望捐奉展牲府侯察采駿奔走在廟薦罍致告以昭崇至顯休命暨禮成合燕堂上文武髦俊山谷衣冠列坐先後者有數十人蓋禮嚴于蜡賓而事鉅於鄉飲則是歲之臘也在泮之士迺屢載曰皇典右文首崇我元聖維新之命歷代無與並明明侯新學新綸式昭德音于是教授康彥博起而謀曰新學不可以不之記也謂是前碑嘗授簡焉乃伻圖厲筆于閩先是十年丙午彥博初上事時學錄周似周方營度補葺于朝夕之弗給學正康安世適同時尼職學錄徐濟川繼至會廉訪僉事李公俞郝公鑑分部相望篤

意斯文勉勵興起于不懈治中奉直陳公或實董學政公暇則躬督時省今廣東監司濟古爾朝列分方同知府事是崇是叶爰乃振文堂以秋修明秀敬義二堂藏書尊經二閣以冬倫先賢祠故在講堂左中更而辟遠尊謁或不時至爰奉還其舊以及三賢二相之祠盖瓦級磚次第整飭則以十一年春俱新禮殿建特未久而柱其材濕遽腐楹以薄脅致隘墀道以因舊頹缺還擇材以易之撤扉以敬之墄平以道之儀門作且五十年鳥鼠之朝暮風雨之春秋棟蠹撓而盖罅疏高廣力倍悉庚之如初赭堊翬翼與殿交煥則以秋賦工而冬題梁若倫魁堂之改作東西齋之未備者又其餘也學至是乃大備澹然公書先賢詞揭焉治中奉直公則終始于是没以迄于成推官程承務敏慧繇憲幙長除用意刑獄簿書之外尤于此亹亹焉至大三月巴爾斯布哈嘉議公繇侍從東宮倡牧兹路嘉惠吾道周覽稱善士益用勸賛襄于成者治中陳武義推官王承務經歷張

時中知事成文辭照磨曹珣提控案牘胡世昶所為書之詳者紀其實也於是廬陵郡學為至大初元江南列郡大成新學第一其可弗記嗟夫記者豈獨記成事而已哉蓋吾夫子之論邦也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雖天人禮樂之要在焉抑四代寧惟茲四事為法於後世迺聖人通宇宙為一心兼往聖為一人者精神志氣猶可見於此也是則吾夫子之大成也自魯祠來唐以前周孔迭尊開元而後定于一然自開元來豈不嚴事而異端興册前進後加木本水源曠秩未講辭若有所諉恭承明詔於大明升天之始然後見昔者如有闕而來者無與繼巍巍乎大成之道金聲而玉振之矣則為飛魚躍於天涵地育之下者其有思乎其亦第以為觀美已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以是傳者也而道獨尊於孔氏繇孟子以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者不得其所以傳孟子而來荀卿揚雄以為傳之者矣韓愈出而荀揚不免於疵韓愈以軻死不得其傳蓋自任矣伊

洛興而韓愈僅比於荀揚昔之人所為不得與於斯者講之不精而傳之無聞也今講不可謂不精矣傳不可謂無聞矣吾黨之士去聖人之世雖遠而逢至治之澤方新沿伊洛而辨千年學問之所以分醇疵遡洙泗而會見知聞知之所謂合符節因損益而悟粲然之何以敝觀會通而識確然之此乎興將義理融為文章而學問措之事業人才世道端有望焉二三子其有意乎青原白鷺千古明秀四忠一節景行四方其益思所以成者有光前聞又以不負二三廉使奉宣之勤賢侯交賛新美之力以稱聖世光寵是則廬陵之昌亦邦家之光也

永新州新修學記

永新州學往稱規制雄深因譚氏世科先後興起之中而邑燬烟塵餘邑復建高明前貢士揆齋龍君邦偉盖用力焉又四十年矣濩落日深殿傾門壓事大體重罔敢興于不度延祐乙卯廬陵蕭安國正學事頤瞻慨然

今我弗圖何以事先聖先師然未知所以濟登茲也周還擇言非識高力弘者無足領此凌霄蕭君頡翁浩然特達能世俗之所不能則就而謀焉則就而謀焉一語而合首議修殿祚圖工度獨力任之為費千五百緡工堅緻密不日而成顧門弗稱復就而謀焉倫於其所知素彊委野獲聲應氣感旁及僧橐聚少割多又得緡如前數於是門之修如殿會同知州事李侯来以世家當受學於名流壹意奉奬勵圖新美縣是學大體已立諸次第以完爰以本末屬予以記予以斯文托君昆弟歡幸其有成不敢以不敏辭昔者竊聞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違時記之言禮者極於小大輕重之所以貴而曰時為大易之變通不居亦莫加於時是則時之用大矣君之為茲學也豈有意於必為之改觀矣哉得凌霄周旋曲折以底于成逢李侯維持主張以惠于終豈非所謂時也哉以時考之而可者亦難逢者也予記成而有感於時則亦願諸賢之無失其時也凌霄往乃祖雲心有意於鄉

校而未及竟又揆齋壻也是固有啟之者李侯稱鍾山文采廉正於公事無不盡其心焉

會昌州新修儒學記

聖上龍與嘉惠斯文首興科舉以登賢才既褒進擢陞加等凡鄉貢而來者悉茲之仕版年及者加錫服以歸老進退光寵度越前古重惟育材之本始於學校既申命所以崇異敦勉之者其學之無田有相攸所宜給以官餘壤分賁之大哉洋洋乎典謨訓誥之所未嘗有三代禮樂制作之所不及備也維時會昌州判官楊景行以延祐乙卯進士實來丙辰涖事欵謁學宮顧瞻壞頹凜然於無以奉俎豆寧惟干戈烟塵之邑因仍至此士貧廩空安放安仰倚席曠官者且十年他固當爾爰慨以自任首捐俸大新之自門徂堂禮殿有伉櫺星鼎創廡繪彰施曾幾何時儀展體具是歲之冬翰林直學士葉天麒出守是邦重羨其成念是荒落惟無田以養故無官久無官故敝者日以仆毀者歲以撤爰經畫于疆

是究是圖州人陳志道感於長貳之急先務也奉五十畝為之率士大興起二侯復以禮器綿蕝弗度宜木者從木宜竹者工竹於是州之耆壽才俊相與言曰賢侯之德之勤不可以不之記顧百年前學之繇建宋淳熙尚書洪文敏公之碑在訓導權學事曾某載其伻圖次第以來請願記新學會昌在贛西南今為州其山襟磅礴而帶連綿故其俗篤厚而淳壹其水近澄涵而遠湍悍故其人物秀特而節概往東京尹先覺侍杭京黼隱青城賴太博克紹唐編修稷載於圖記可考也其自于今修于鄉仕于時者如前聞人則為不負賢侯之所以修學之意矣抑學尚矣予嘗欲求唐虞以來周孔之前之所以教者而不可得也其時六經未作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而德行道藝所以興賢而登名拜而受之者不知其何所於考也若誠意正心修身格物致和之學雖夫子之教未之聞也自成周盛時施及春秋王朝之所命侯國所表數百年未聞某里選而某貢爵也

嘗竊惑於此矣獨於書而得所以教胄子者焉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憮然而悟其教也夫其教之習之者如此其德行無加焉以此游藝其藝為何如以此從政其政當何若是有以為之本矣嗚呼昔科之敝也文勝而質淺今一返之古矣猶懼其文之徒撲而質之不能充也竊三誦書之教以為諸賢勉山川之扶輿風氣之鬱積固有以兆之矣亦惟學者之善推其所為也豈曰榮名利達而已哉

重修上高縣學記

上高縣在元豐間始建蕪文定公嘗為筠司征記其朔山行六七里有隱君子者為任教夫好義人也其子清延祐二年廬陵曾同父教諭是邑書來言曰上高之北則尚德而文為邑庠直學凡三卜月悉以官所得俸為官費祭器自兵革來鹵莽不治則捐以力舍舊而圖新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益壞學計不贍學官吏仰視竊數幾年於此乃乙卯臘輦美材撤而易之覓甎甃之破

缺者完赤曰之漫漶者鮮棻然宗廟百官備清則立也其父子之自竭於是不以徼名不以干利不以求福又非有撤於前而迫於後也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不可以不之勸也願記之以志不朽碑謹具予愛曾君敘其事數而確不浮不溢而可以風可以勸也復為之言曰修學多矣有取辦於衆力者有望給於有司者有借之以為聲者有飾其舊以為敗者有更其一二反不如前者有增益其所不必有者有補苴罅漏而張大之者皆非所宜也若一家之力一士之志以其得於官者還以奉之以其小腆於私者美而成之事若淺而其心長役若小而其益大出內之間苟無欺則公矣況不有其當有也事其事而不求多於分表者已難矣況事有之所餘而能捐其所甚愛也歷數於吾前取於夫子也無得謀於夫子也無議而吾安得不取也並觀於吾類信於我者不與厚於我者不過而問而吾何獨攬之以為貴也嗚呼不知事夫子則已儻知事夫子必有以盡心

焉矣昔者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作而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夫食夫子者多矣固有厚於少施氏者矣固有勤於少施氏者矣豈盡非禮哉而夫子獨以少施氏為禮者何也以其出於誠也然則清則之用力於斯也足以記又善敦夫多善舉乙邠五事於夫子矣吾故樂為之記又善敦夫多善舉乙邠五月潦驟漲一日高數丈居民升屋顛數日不火食其父子具飯僦舟往食之舟人竟高其直概不與校所濟不勝計水去米直涌為粥於門食餓者日千計或持金轉糴謀鬻利謝曰吾非不受汝金留此續鄉食是皆急義輕利宜牽連得書曾君字同文吾鄉世儒家秀士延祐第三季夏辛卯朔記

建寧縣重修學記

三王之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之也蓋為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為郡縣崇文藝為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而以高下示

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卑邑謂不必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訾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衡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交相勸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瞰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道始遷之南門濉水前橫鳳岡後踞為邑勝處暨嘉定巳巳錢令衢迺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甫七十三年為至元辛巳燬於鄰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傯中念鄉校若此無以見先聖迺捐家貲度巨財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荊墻立存綿蕞誦師說過者傴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

錢侯勉来為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歲入幾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佽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簿李侯祐寔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簽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焉堂五十楹縱横十丈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瓦如式及於門垣塘周廬嘉樹時植一旦森然臨川鄒君某来為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抄陽馮琮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之紀也僉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嘉鄒君盛年初筮言不没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之次第工載書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焉以為名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為人而學也致和格物正心修身孰非已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傅周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

勲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為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禹稷之道顧乃自非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知道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鄹鄒皆附庸也思昔輒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今也美之宮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奬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修升堂挾策名焉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通陸賈抱遺經携諸生轉側兵間移說焉上事難力倍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責瞻言梁木凹首荒堙歲月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固賢大夫弦歌之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免於兵革之餘安居游詠歌聖人之道視音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沁達噶將仕燕人錢侯字勉卿累掾臺省長建安總幕有能

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成績可考今教諭鄒君字成大世明經蒙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文謝擢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

南安路上猶縣新建縣學記

南安上猶之新學始創於至元乙未一新大德癸卯至乙巳大備教諭廬陵鄒搏年實倡為之學成而官亦滿邑前進士黃桂開歷叙本末來請記曰南安三邑上猶在西山間南迎東廣西帶梅柱而文獻冠三邑宋進士有籍近年節婦有碑士果而義民直而剛入至元大兵環而臨之者踰七旬竟以死守屠焉學由是并燬荆榛生之者又十數年而後民安其居學乃有綿蕞乙未以來殿堂廊廡次第大畧其顧官賦猶不足以支久今教諭之來也慨然于學制之未備曰吾責也諸生曰廩不足奈何曰吾以俸益之又不足吾以私財倡諸生雖義之心未之信也一年而摇星門成庠門齋舍如式二年

而大成殿具按典禮翼以兩廡績祀嚴肅三年而講堂
拜臺有崇有截庖湢除治施及佑善祠咸新美之取石
于章貢甃址工堅學廩鬱取給於其稟又簿正祭器取
具于廬陵皆以銅舊租湮沒者歲有增士役于有司者
經過使客環視交贊今且滿復捐俸作繪先聖像及配
位誼不以一未備以後來諸生相與伐石以紀載其盛
以毋忘其賜而教諭實嘗遊湏溪先生之門幸哉斯文
之猶託也不遠千里願記之以示來者予嘉鄒君之能
於其官而不自炫而黃君善為辭之信之確也上猶一
邑耳介邊鄙之間米廩之入纔幾何予視江西邑有數
倍此者矣而不見有稱道如上猶者又豈惟邑諸學以
萬石計者有矣而敝弗修官長罵而有司譙者皆是也
既載其功圖先後狀則復為上猶言曰學始於孝弟而
極於忠信孝弟者所以修之家忠信則所以措之事業

而有國家者之所望也議論多而孝弟遠文貌飾而忠信疎此學問之敝而世道之衰古今之異也地無大小盡其心者所以事天事無難易竭其力者所以報上人人以小為不足為難為不可為迂為不必為而天下無事功矣無事功則學問亦無以自見未可以此為精而彼為粗也昔者夫子喟然思禹於千載之上乃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者同於溝洫萬世之功吾黨之士其亦有感觸而悟其所謂無間者乎學之為聖賢者皆所以為天下國家任也先輩記學而必以臣忠子孝乃不為二三子之蓋而為國家之憂念哉其言之也上猶山川深厚民氣淳古其為絃歌之魯者地與學俱有助也而其事既遠矣舊邦新宇來游來歌撫廢墟而俛仰瞻華搆而倘徉相與詠鄭君之教而樂太平之化講於斯植立於斯人才輩興而風俗蓋美學不亦愈重哉予也執筆紀成不敢以空言為無益而世道人物亦在此矣

蒙齋書院記

廬陵彭正翁復建乃祖蒙齋書院於舊址鄉耆俊鶴田李公為之記復俾予贅一辭彭氏世讀易科第魁彥為世家冠祖訓名扁厥有旨哉蒙以聖功言嘗以意測之蒙雖未有所成而天之所與者未漓推其極功有可以為聖為賢之資而世之學者不能以相過者往往皆聰明累之也昔者夫子之門可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然賜之辭求之藝其聞知玄悟誰足以及之而他日傳道之所係乃屬之田愚而參魯其所以愚所以魯乃其所以得道者也蒙稱泉泉者涓涓而初出為江為河而會之海皆此泉也使其沛然即溪即澗衆流之會而天一之初遠矣水一也而所出者有不同故易於坎不但稱水或以為雲或以為泉雲者氣之感泉者質之正人生讀書識字以往精神之所驅使智慧之所鼓舞一目之十行萬言之倚馬父兄炫之以為奇師友語之以為異孰知詞華勝而去道遠嗜欲深而復初難復欲反

為赤子之無知而亦不可得矣夫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者蒙之道也書院之復雖一家之舊而今之所講非昔之所講矣昔之講者猶有科舉之業亦不得而不從事於此也佩衿今雨如得新泉其亦樂蒙之正而推蒙之功將昔之所未及講者於此乎語也豈猶幸愚于童蒙為世家嘉語而已哉正翁兄弟交致其力於此可謂知本者矣

朴山書院記

國家混闢區宇崇植學校布人文以化天下興禮樂而敦經訓凡東南郡縣學向之因陋就簡者無不更新美大當路省視推廣益勤間好義向風創建書院者以聞恩錫奬重如諸學規明良相逢永念人才之本莫不由學天庠肇新畢唐陋漢化成俗易且比屋可封家稷契人咎陶不難上行下效凡為士者皆當扶植倡率相與復曰代黨遂之盛以承休德敦遺于方來江西為文風盛處廬陵郡又盛乃未聞有如他路以書院興而請者

大德乙巳七月吉州路太和州嚴氏朴山書院先聖燕
君殿成禮頒朋來感詠嘆美塗歌里詠傳布成帙自是
而講堂齋序歲增月益庖湢垣墉翼整完緻遊于學篋
袂接裾聯一皆前瑞陽尹嚴用父之所建也其家事非
甚有餘而沛然悉力為之故共以為尤難書院成且將
次第轉聞于上授國請記則撮而書之蓋朴山嚴公諱
某字方子為宋咸淳間明經大儒六經俱有義疏惟易
傳成書固上之熙明藏之東觀當時名相古心江文忠
公碧梧馬公咸敬而薦之不合各為易傳序用父其子
也文行如其先人平生辛勤一飯寧不足與朋友共而
無憾且悲朴山之不遇其志不得一遂自其家塾課孫
已聚里之秀異共學且食遠方之者後能來下揖不厭
既刻易傳與程朱揚並驅庶訪魯山臧公夢解又發揮
著之復作室于東偏為書院會舊邑閱武亭址時清丘
寢諸弗度者悉正如草官棄業民野圃其處圃者請歸
爰佃之有司屋而不私視制輪奐考謹大備揭以朴山

書院示不忘先人之教也四方師友企焉來思相與講義理之指歸潛聖賢之心學使千載之下由書院知朴山問朴山得易傳彬彬文獻可以質不悖而俟不惑也嗟乎學之不明也久矣古者官有學非聚士而養之也特養老乞言叙倫教樂于此而已乃所謂教者在于黨庠遂塾之間後世建學徒以多士為盛而教之道未講也才不能盡致之其中教不能盡達之其才科舉興而學之文具益甚矣故唐之先始置書院於郡縣學之外宋初州鎮未置學因而增之及州縣學立而書院衰朱文公振伊洛以接洙泗謂是學校不足以得人才乃因前代之基與二三子置科舉之累相從于山林之下以咏歌周旋于斯道緜是而書院如郡縣學文公之志嘻其荒迹師友之游從無不為書院焉而所講者復非文公之舊矣今科舉雖廢而書院若與于方來無後之書院之累而足以復文公之初者其惟朴山書院矣乎蓋石鼓

白鹿者唐之書院諸布于東南之諸郡者宋之書院若
朴山書院比者皇元之書院也于是上之德澤深矣教
化成矣昔河汾氏倚嵓講學于間退之中不忍其先世
之泯沒歷歷叙諸經之得于銅川府君安康獻公者然
有其名而無其書或謂其後光前君子亦悲其志焉老
泉平生欲傳易未成書以屬之東坡坡雖以為受于老
泉而後世第知有坡易也老泉亦不得以遂其意矣孰
如朴山之傳之有子而子之所以傳朴山者又超出乎
文字之表顯光加命具有成比將田丁王以來之易未
有彰著煒奕于此豈非所謂不朽者哉亦可以不悼其
不遇矣嚴氏世居太和其初自秣陵徙用又共稱之後
山以媲朴山云某先子太博於朴山好也用又以記託
不敢辭若舊書之成規養徒之具式與其間架疆理別
列之陰

重修南劒路順昌縣雙峰書院記

書院以雙峰稱者著順昌也所祀二廖公蓋邑人高峯

尚書剛守用中與龜山遊學問名節惟重建炎紹興間
没謚文肅搓溪經畧德明字子晦為晦庵高弟語錄中
問答最多宋咸淳中提舉廖邦傑以里族持鄉節奏建
書院邑中奉四先生其址故簿廨也亨龍五馬獅子諸
山森乎前雙髻豸角仙掌巖擁乎後堂宇規制撥田營
瞻魁然與四方名書院爭高未十年而燬官據基為私
宅怙勢牢不可拔至元三十一年九月有司奉明制嘉
惠廟學四方風動郡府判蜀梅菴母公逢辰倡率公私
計直買而歸之始復為書院然因仍位置請不稱而學
官以其廩薄地寒特籍名苟歲月去而田制於盜霸既
莫與主張是則朔望無告禮衿佩無來跡出內變化任
匹夫為之破屋頹垣保姦聚慝弗問弗省大德十年冬
十一月山長謝中來環瞻感憤亟請府言書院蠹壞狀
首闢霸正黃景顏之罪鉤索欺隱以次畢露返侵括欠
舊疆寢歸則按儒籍懲逋播召子弟斥非類漸復儀觀
則大飾殿廡自門徂堂齋序祠宇墻階逕道周廬映帶

無不治飛簷浮構觚稜文甓高低按度無不合櫺星溝路盖瓦級磚赤白漫漶表裏顯飾無不鮮衮冕繪事著像設位祭儀禮器以及講坐屏席日用百具無不備厨湢完整邑倉都廩周防曲制無不至於是用力勤矣書來請記曰書院成而代亦且至其敢以自為功哉惟縣

進義始終力濟登兹而總管集賢員僑李公作興於上又大書特書為書院光不記何以表見賢守宰之勸相不記何以誅前姦而懋後圖其為我著春秋書盜之意以絶覬覦繼泮水歌頌之興以美賢侯且於此乎語也某往備員劔泮實興聞書院之所以歸先君子盖為前記若謝君之難之勤盖勤於始創而難於復歸矣嗚呼吾道之在宇宙間綿綿延延於存亡繼續之會者往往而如是也今夫功利之速効一日而赫奕者有矣禍福之神變轉盻而盛麗者有矣若羲農之業孔孟之教其盛也受其賜而莫名其功其衰也可廢其人而不可廢其道以為晦矣而未嘗不明以為絶

矣而莫之為而既續之也洙泗之濵杏壇之下乃輞環
既老之餘武夷之深竹林之密又黨禁方張之際今之
所蒙蓋未有非寂寞之所周旋阨窮之所講功者人皆
以不難不勤者為遇而孰知聖賢之所以繼往而開來
其道有固然哉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莫盛於夫
子其所以盛者以六經存也繇荀況楊雄韓愈以及濂
洛諸賢之講又莫盛於朱氏其所以盛者以四書語錄
在也心此心也理此理也引之而如有未發開之而如
有所待者覺之有先後而闡之有顯幽也問知所以盛
於見知以其用心苦致力深而自得之也然則吾黨之
士息且棄者毋亦成書且在講貫豁然得之易而知之
速哉其自于今入斯門者慨然於今昔之不易登斯堂
者喟然而思師友之淵源則繇槎溪而知朱氏自高峯
而證龜山其若是班乎讀其書求知其人可乎豈伊異人
予何人哉亦可以自警矣其復田本未見別碑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六

記二

彭澤縣學三賢祠記

元　劉將孫　撰

彭澤以淵明著舊為祠祀陶並之以唐狄梁公稱二賢祠兵後祠燬僅石碑二像存東坡自黃移汝道九江訪子由筠陽後來遡江入嶺和陶詩孤山碑與像亦並刻大德丙午令尹東平曹侯靖國並建三賢祠于邑學邑

教諭郭則正叙其始末請記曰侯為彭澤再書考矣自
始修譙樓新縣廨夷官道飭水驛建萬里江天亭復
淵明祠葺城隍東嶽二廟士民感説立惠愛亭以美之
一日問二賢祠於學謀再建其處則正請曰侯此舉寔
我言矣子言之如契焉吾為是邑免儒役此祠為士者
宜任之於是歐陽士正林懋等乃請於邑官長李羅
簿邊濟之寧尉焦從善良輔典史伍應隆咸欣然捐
助共倡成之經始以十年十二月畢二于十一年之二
月顯敞輝映來燕來寧願記之以毋忘曹侯之德且使
後來知祠三賢之所以始嗚呼梁公之事業與淵明之
隱約異東坡之論議又與梁公之事業異三賢所遇之
時不同所居之位不等所守之道不一而所存之心則
未始殊也台今忠賢一念所以建天地質神明者惟其
心而已其事與迹未論也淵明依俙歲於今昔之交東
坡流落嶺斥於言語之禍聞者為之感聳而興起也若

梁公以精忠至誠深謀遠計低徊於姦孽之間變悟於
蕩覆之後非其功有以開於前而遺於後則一時之回
旋何以解千載之責備故君子不能違時而事之成否
皆天也當義熙之代而建梁公之業不為謝晦之同波
論前裴河東之覆轍後季昭德之殺機相踵也熙豐紹
聖祠時而效柴桑之為則龍門伊闕之隱華山豹谷之
趣相望於寂寥而竟何益也隱豈士之本心哉逢百年
廢興之會無一日朝燕之迹固無能為支厦之水聊自
樂於在澗之槃必以為高則非所以訓也不有仕也孰
任其難不有處也孰量而入三賢之事皆非所願而三
賢之志皆不可以不存也梁公成功則天矣而淵明完
晉宋間之高節東坡稱元祐之全人其參差一時模楷
千古者豈可謂非天哉見不可而不知退難而猶欲覬
於行聞彭澤之風以之立身以之特已亦可以悟也事
有屈而道信勢有曲而志遂尋梁公之迹以之事君以

之從政猶庶幾於有補也身可辱而論不可易名可毀而理不可誣咏儋州之遺烈與離騷爭光亦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誰謂華高企其齊賢之事使過祠下而讀斯文者有所發焉不但鋪張揚厲而已此則侯之所以教也侯字清卿方盛年有志事母孝為政簡而廉其父兄皆嘗為吾廬陵郡守貳有遺愛予有以知其政也大名總管其父也今提舉其兄也

士大夫稱侯曰水心云則正佳士吾先君子湏溪先生之門人祠成又二月益夏二日丙申記

攸州蘭溪鄒侯祠記

唐貞元丞相鄒侯趙郡李公泌字長源少以奇童被明皇賞遇肅宗以為賓友代宗以師保晚相德宗當猜疑之世榮名終始過於陸宣公其平生山林之願多於鐘鼎所以白衣山人侍謀軍國非其志也中樞衡嶽能知懶殘而懶殘亦許以十年宰相當其隱約湘中彼乎此乎

衡陽南北往往有其迹焉以是右攸蘭溪之西北為龍隱山泉石清越地志載鄴侯嘗築室讀書于此代遷迹熄僧寺額之蘭溪之姜為著姓則敬好修景行每懷清風而遡逸響會吳興陳無逸教茲州暇日經行以言感則敬會其心改址既局於勢不可得則於山西麓緐龍隱精舍祠之是公隱於是山也其猶龍耶於是大德之戊申也爰自叙其始末請為精舍記曰晦卷歸來館意也使鄴侯遺迹如陶公醉石惟斯文之以也予既載其俾圖然為鄴侯言而古今人才相業竊有感於予衷者亦不得不語於此也世率謂三代而下無王佐是則然矣抑事當論實上而非尤舜禹湯文武之世也下而非三代之民也刑政賦斂兵財調度又非井田封建學校之舊也儻使禹卓夔稷伊傅周召生斯世也為其相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者之儔雖必有所不為抑信可以躋典謨而儕雅頌乎毋亦有所不行與不能也後之論人物者必以孔明為稱而孔明自比管樂則亦揆其不

能以唐虞之際也豈謂其資之不逮哉時不可也若鄴侯之遇同於蕭曹房杜而其事難其力倍於丙魏姚宋而其志苦予嘗論留侯於漢二荀於曹鄴侯於唐皆以才智致輔相而就睡之辭不待於香案之前者賢於文若之頤沛黃臺瓜辭之誦延英撫背之渥有不待於商山之校猶鄴侯之所立豈不明白奇偉也哉而世猶以好神仙少之不其過矣乎夫身謀非世患也嗚呼皋夔當日讀何書之語無不以斯言為然雖然書有善用不善用孰不讀書而書之誤人人之誤世者多矣鄴侯善用者也予以斯言記斯祠鄴侯有靈其不以予亦稍知所為而興於善其風流志操可傳也已

松坡趙公祠堂記

公諱必蕈字景淵縣先世居天台父仕于吉沒官所因家焉公以太平戶隨孟忠齋歸附授宣撫司參議既李武愍公平南上公徐同知鄧林州事未上而卒此其故

居也方公之歸自太平也又它卜宅公卒子幼復舊廬歸焉迺乙巳子又沒僅一孫煢然殭侵說謀之不保公之塔劉莞貨士貴謀曰何以存之使望焉者息心則相與象公而祠之廳事刻于石而屬予為之文每憶先君子言往失父時與公相先後居相近舉當時扶匱紈髦孤苦特相似後來公成名簪仕以致歸而有園廬之樂嘗凄然幸彼是之皆能以有立而亦不廣其夢之短也公之平生成弟姪不少卑其婚嫁營其生理剖分不腆而食之其望之後人者何如儻并此而不能保有人心者其將忍乎則魂魄如有憾矣嗟夫祠之道各有所為起也有畏而祠者神而明之是也有愛而祠者道盛德至善不能忘是也有哀思而祠者思其人而不可見是也是祠之所為作又不獨哀思而已且藉之以慰其平生之勤九京之如有所不釋則凡名為人者其忍廢之哉是以義起者也廢是者為不義矣何所獨無芳草兮又何懷乎故宇所為卷卷於此者亦無所而寓其情也

昔東坡拾佛畫板以人守以鬼守而不可慨然曰取此者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坡語以廣明鉅猶待夫人則過矣而人事之感誠有所不可知者也公鬚髯戟張目光炯然計其精神未嘗可死也然則是祠也必與之俱存也矣

文氏祠堂記

廬陵富川文氏縣丞相信國公與廣西宣慰公同年第榮名穹爵於今逾四十年寵褒三世胙土啟封品秩並崇皆宜立廟丞相懷欲建而不遑及宣慰營垂集而未底成惟嗣子尚志于先廬之不易繼遺構而有光即宅東為祠堂既稽古禮蒐舊儀飾庭宇崇閎閱嚴翼翼特阿別雉閟門跋啟墁地肆展曲欄回環兩序六室左以藏手澤以宿祔主以與享外氏石以蔵遺書以緘祭器以貯遺衣進為拜庭兩階以登重户有佾四世一堂五龕昭列右為太保刑國公邢國劉夫人次則太傅永國公永國鄒夫人永國劉夫人又次則太師惠國公華

齋先生齊魏國曾夫人然後為少保右丞相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焉然後為廣西宣慰文溪先生曾夫人焉既美成登饗尚志以書來曰是祠堂也不可以弗之記也先世之廬代生長其間中例錄上官先宣慰初南歸引例辨之得不盡沒至元丁亥官例斥賣諸名簿者贖而返之是屋也失而復得則先宣慰之以晚從廣西歸不遑它務枚數先祀之所宜舉伯氏之志之所未盡者歲自竭成之祠堂其一也畫堵飾工而奄弃諸孤舉扶治命猶卷焉重惟先世隱約有年而後顯為交而交之志獨在乎此焄蒿悽愴洋洋如存思古人魂魄不忘語焉苫凷中以私力至於就緒然繇丞相言之隆子貳貳宗也弟陞冢子也陞居清江以是不得不以為任四室而五龕以先宣慰祔永惟宗杞之不墜以至於今修祠舉祭燕及高曾其囏其勤非先宣慰不及此撥情度義以妥以侑抑毋寧茲後人謂斯非禮子為我徵文獻折衷其宜記之以傳方來按家廟國典也寢堂私祭也

國典制於爵故品節以著思私祭主於情故從宜以為禮祭非宗法不可行而宗法之廢二千年於此先儒亦謂古諸侯大夫世有爵祿土田古有大小宗主祭傳重之義朱氏則謂大宗不得行而下從於小宗廟雖國典所臨制然漢以來廢不講唐雖復其名而不與其實後來慶歷舉行竟無立者一時諸老謂必如三代世冢嫡封國邑隆典無可復之期董文路公倣唐杜氏立一廟河南亦以制未備謂之私廟則夫廟之制祭之度揆於人之情而安者亦達於禮之意而不悖者也若稽典考之則亦有可倣者矣兄弟同居則合享者政和禮之廟制也兄弟共祭依叔伯次第設位祝文各以其嗣為主祔位亦如初者范氏之家儀也則一世而二龕非禮之訾也宗兄宗弟宗子佗在使介子執事者古禮也宗子往或遠適支子倣此而祭者藍田呂氏說也則小宗而任宗事亦非禮之訾也至哉宗莒公之義也曰古今異儀夫建宗祏叙昭穆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

而不為者是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不亦惑乎温公之記潞公家廟也曰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呂與叔之為祭法也曰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乎為子兄弟之沒也祭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非義也禮不得申則祔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夫人也皆習於禮者也於是文氏之廟合夫則為之記曰禮以義起事以情稱廟何為而作也所以報本也報本莫著乎葺業若乃盡節於存亡廢興之間全宗於死生絶續之會以一身為本自得姓以來復由我而後有宗則宗不得以常法論祭何為而重也所以寧親也寧親莫先於孝弟生而同出也第而同年也仕而同志也沒而此乎托也至於祭岐而二之別而不會非孝弟意也非親之所以安也非神之所以寧也觀損益於會通之中酌闕文於曠佚之後既其事也前無古於其禮也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則祭固不得以常詎拘夫禮之不行也勢不可也勢所為不可者情之所不安也事有関於倫紀之

大者惟揆之於人心而安禮有變於古今之常者惟引之於大義而合禮不云乎夫婦固各有當也將孫之先人交巡相兄弟為厚蓋嘗與江西幕議又為尚志記春暉之堂不肖寅緣於二公間皆嘗有知已之言故於尚志之請不敢辭則訂之右約之情講之文繼之聲為銘詩若世系名跡如昔廟碑之所以載烈象容者則二文公之所立表表東南是毋庸詳將隆子尚志也陞遜志也尚志今以承事郎為龍興路寧州判辭曰文武之德嵩降甫申千年廬陵甦彦一門龍首鰲頭袞衣繡裳一門之昌一郡之光虹輝斂氣朔雪南雲一身之逢一代之榮維宣慰公虎應龍從伯也命我式全其宗追藩作矦分鉞宣威承明侍從異代同輝山川無福黔庶無祿國無信公永媲科目歸廬飫墮極溺淵墮家非宣慰忠有不祀遑室洋洋劒履哉哉孝子有子忠臣有家兄先弟後先祖燕喜孝子之家忠臣之子非孝莫祭非忠莫傳歲時觴豆來齊來觀天知盛德神閔忠孝勿替引之以祀

以教

孝睦庵記

吉文新淦之境曰界山其顯者稱王氏近年日盛昆弟肅穆偕庭森秀奉其家君怡怡後先弁其堂者雖其雁熙之軌可誦而傳一日以其先母彭夫人之菴記請曰痛哉吾母之早世也當垂殁時呼諸子教之曰孝順去之二十五年而未始忘墓再遷庵亦再起名以孝睦著不忘也願有以記之俾子若孫母忘如今日余嘆且漢曰孝未有不睦也睦何為也孝之終也夫非為兄弟而睦也乃所以為孝也仰高俯厚四方上下無所用吾情既濡哀哀中野思他人顧影之無儔而我乃棣華之交映安得而不圖其睦也人惟以一人之身分而視為異體故踈親而親踈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然有弟而兄啼矣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不知孝之當盡然孝于所自出孝于所不容已及兄弟

之際則有癢痾之不相関而情卹之容可已者矣夫非厚薄之趣異也惟其心以孝與弟為二而不念親之遺體兄弟與我為一也嗚呼孝者本于天地尊于綱常所以載天理植民彝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行而世之君子或一舉足而失之彼殆謂吾之所以為人子者大綱已正大本已立手足之不齊也如指之不能以一律形體之爾汝也如面之不可以一類烝烝而愉愉固可謂之美事倘貌同而心異亦無損于大節也然兄弟者誰之所自出乎吾親之身體髮膚也桮棬猶有所不忍起處笑語猶將思之顧迺岐鞠子而不哀紾食臂而不恤則是承顔膝下之日已抱臺瓜不摘之怨分梨讓棗之笑中懷閱牆操戈之思所以敬養盡歡于生前哭泣擗踊于身後者特偽焉而已盍亦反而思之吾有子其有不愛者乎吾愛吾子吾親當亦愛其子也志之不知而禮以為孝蓋往往而是也復有利害之相切甚其惡以及其親竟毒于及泉之誓者且不顧也愛憎之相軋疑

于迹以蓄于恨事迫于惧遂之禍者猶将極之也于是
華門圭竇有子臧秀札之節而富家世室類多本初景
升之豚犬矣古語有之多男多惧又曰多藏為子孫累
嗚呼吾論世道人情至此不自知其心之傷也夫睦乃
所以為孝而人不之知也孝無已睦亦未有已也吾兄
弟令也思不忘其親以為孝而睦焉為吾子又不忘我之
睦兄弟者而于其兄弟睦焉為兄弟者世未有涯也是
睦未有已與亦未有已也念哉王君先夫人之教盛哉
王君兄弟之以此名庵也昔晉臨沂王氏事母篤孝大
保光禄二公如一人其後公侯数十世天之于孝睦深
念之矣吾舉當家盛事以記此庵嗟爾後之人無忘而
諸父之志此庵始作于杜園戊寅十一月遷鸜鵒阡又
二十年戊戌復建于塋右彭夫人梅友貢士之妃名泰
孫五丈夫子長君文采論議與諸季子姪相高孝睦之
澤方興者如此

盱趙氏三庵記

時常庵趙氏以清介才賢起進士登從班尹京兆其行事功狀見先君須溪先所為誌定宇君承家繼志所以追遠厚終者無不竭其力常庵死而家無餘貲無田廬以遺其子定宇遭家禍於世變之後強力樹立既宰上卜三庵常庵葬南豐安化之黃山庵曰常清南徐人葬南城汐溪常庵為西廣經畧機宜時誌其壙言客路夢歷歷告身後事且謂為通神君掌女事庵曰常靜常庵死九年而後太夫人曾氏始即世年過九十名士曾自庵之女婦德母儀為鄉邦師訓定宇為壙誌欲求銘名公未果葬英德生母吳夫人墳右為南豐之軍港合而若道尸其事迺合三庵命記於余其言則有可感者矣定宇之言曰吾不幸閱世蚤多見世態其負負不平者殆不可語往時士大夫致身顯榮霜露蓼莪之感無所以寓則飾屋廬買膏腴托之二氏者以致其無涯之思

間進位二府得賜功德寺亦或赤手白地建立如叢林
規所托於彼者茫茫何許而安居而飽食而聚徒引翼
縱不任德亦何怨者代衰世易或乃更為累陵轢其子
孫盡去其籍客主倒植白骨且不保焉雖報不及此吾
然吾將奚托子孫分而墳墓遠吾陵谷之憂有功於所
戒者矣彼負入者固無可奈何要亦豈無可托抑来者
賢不肖不可知也倘且有不忍負者未必不藉是以存
無已則為之防通三庵為一記庵各具一石復刻其一
藏於家是三庵之守者未必無一人有人心者也俾我
後之人有所質責格禁或廢幾焉余蓋俯仰悲傷於定
守之用心古語有之自三以往巧歷不能知也雖然可
知也盛衰反復之變皆物理所有惟知者事制而曲防
明者見微而知著夫道以清靜為宗至於常則無為無
所事矣清靜之至也然無不生於無而生於有吾見世
之欲無事者類多事生焉亦必有以待於無事而後可

及於無為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闔之必固
闢之惟翕張闔闢足以周事物之變而後清靜者可常
豈獨足庵也哉定字之為茲慮也客矣然則其常可知
也東坡為老泉捨吳道子畫扳以追福其言慮佛者之
不能保以力守以世守以畏守皆不可則慨然曰凡吾
所以捨者為先君捨也其誰非人子其誰忍取之夫區
區之畫扳而其辭若此不自知其過也吾取以記此庵
也實宜嗚呼彼為二氏之徒者亦獨非父母之身哉佛
之所以為佛道之所以為道者以其平也使其不平者
過於世諦蒼蒼而視下也其謂斯何夫定字之心若矣
來者尚其念曰誰非人子

項氏旌表記

皇慶元年江西行省咨上中書言吉安路龍泉縣捉宗
以家財新起縣學廟舍咸備府憲覆實如章宜議所以
旌表之者中書下部議還報行省所言實飭所司旌表
門閭於是龍泉縣官崇閱閱其家扁曰朝省旌表義士

項振宗問先是學燉於兵僅一殿簡陋甚朔望具文歷十年無過而問者會府推官程侯以公事行縣周還嘅嘆顧學計弗支官又安所取餘察一時勇於義而才足以用其力者無如兩浙鹽司袁英場司丞如常項君即而語焉如觸於其心一言而興任之自門徂堂棟樑一新殿更其舊軒廠高明長廊深靜庖福悉具傍為米廩及校官之廬既又繚學租所入廼疆廼理登載簿正使永勿壞費不可數計既美成生息饌飲之器悉備蓋皇慶戊申也去旌表之三年肖如常遺像於明倫堂右佩衿者舊咏思之不能忘其尊宿張某康某謂是旌之顯寵者修泮之續也願記之於祠來者使有考焉予受言不敢辭嗚呼旌表古制也自式閭以來其所以善善而勸在於爵賞之表而繫人心之景仰者未見其有若斯表者也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宇宙間之植立能使其風聲愈久而愈新愈遠而有傳者非樹之不至此政之所謂教風之所謂化豈猶他哉因其人之善而表之

樹之使過其下者問知其故咨嗟而太息世有盡而聲
無涯雖百年之遠數世之後猶為之感發而興起寧惟
移風易俗之所嘉賴雖吾聖人之教所以行萬世而揭
日月者皆樹之以聲者如此也此所謂風也夫表閭有
以孝節者一人所自盡其分也有以賑貸者一時之所
賴以濟也其有以修學褒者乎財易捐也捐之得其所
者難善可能也善之充其類者少他之以好義旌者其
有以義士稱者乎沛然而為斯文之光增吾道之重非
以求名非以徼利是非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乎魯侯
之修泮也善於頌文翁之建學也祠於蜀彼有教化之
責於土地者猶且頌之祠之不能以自已況責之所不
及以一人一家之力而成之者乎則記是也豈獨載其
美而著其榮以為閭里之美談雲仍之嘉話哉思慕之
而如甘棠封殖之以毋忘角力所為興仁義化民成俗
者如有勸也人亦孰不欲為善使來者知所勉則其勸
者在是

王司獄去思記

國家甚詳刑而尤慎獄罪未有端不得輕繫雖即獄固鉅猶首惡猶日給食暑命浴寒料薪以至衣絮各有程凡所以惜民命廣好生也司獄建官得伸枉滯又在護視囚徒外然類以職地冷循故事憒毋害止若太原王天輔之為吉司獄者前是未之有也吉一路統四州縣囚視他路再三倍貧無倚仰食者幾半他時因入獄其無家籍上府暨準支下非數日不辦廩陳粟每升舂得八合為二膳何足以飽前政劉司獄鎔則既與屬吏趙良考驗囚所為不飽狀明白捐己俸率邦之吏若士聚簿火得申統釱以貿計五百八十有二貿負郭田鄉解計者一十八石三斗折九石一斗五升官隸為業以周所不及茲天輔之來也益充而為之寧俸不足必不使缺食至聚市瀋汁豉滋味楮衾莞席如制寒暑櫛沐以時不幸病親督親醫必不瘥枉問寃滯汲汲申理迓爭觸上官怒不憚又用餘力因故宇為新廨嚴嚴翼翼明

潔顯敬下逮獄戶方增置田謀永利未已而以父艱報即日解官請去雖近制可不以去必不肯但已因如失慈父母官交強留之不顧也則以其去思之愛請記于壁以勸後之人嗟乎古之君子未有不盡心於茲獄也有飲食休沐視如家者有謹視全活囚自以不免者有感恩伏法猶為獄官誦佛者不必皆縱繫囚復歸為奇然後立名也宿留未決之間朝夕飢寒之迫有不可頃刻忍者矣彼治獄無寃氏者勢不得以縱舍分別之也新廨所圖壁有唐宋平反事觀者亦可以動心矣此其陰德不過之哉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無憾以其施於一獄猶爾則推而聽訟論決其有不盡心以求其生者乎世固有匿哀而求榮誕自解無有不說聞天輔之風得不媿哉一記而三善備不但去思之可絕而已其可不書天輔名懋德階進義久在省闥儀觀偉然而明練篤實蓋有用材也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七

記三

西峯寶龍祥符禪寺重修記

元　劉將孫　撰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縣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縣圜淨禪師圜淨則西峯之第六世也今法堂題古佛參處以此然郡士民與四方皆知事定光請藥藥現五色異采祈嗣恣應禱雨賜雨

賜若而圜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為不必為
也蓋圜淨禪師雲谿姓曾氏吉之永和人為青源派雲
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名對契措入定御園
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
蔵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圜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
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廬陵與仰山等方寺盛
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祓服車徒波騰塵拂十里爭道
環為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遽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
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旛肅然雖接跡岔至入
門意隋稽首足尊平生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遷跡
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搖僅存
逃戍盜兵暮夜竊發丘墟相望寺在橫衝前兵後牧卷
廢墜是為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歲
侵細掠僅存靈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寧
包笠徧叅諸方覩是傾頹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穩
處襟風屢雨空手談河首闢樵牧稍減蹂踐與強貴勢

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款幸乃得完迺
縮衣食迺廣施緣不避黯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因
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麄食糲戴星踏月如是者
三十餘年繇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煒煒煌煌佛
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靚
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欵山門僧高補松種
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歲廣
其餘力者為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西
峯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倫無大擅那無沛入積而皆
珎公一力所就爰以世契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須溪
先王之生實禱於西峯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佛
以不住為功德而以無所住為法功德異而其道則一
也人情類以功德為功德未有已而心先住若
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則無因而住
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而生其心而
歸於不住布施為功德是非功德語嗟夫忉利兜率非

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此有此其故何哉以為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住也吾觀師之入西峯也豈有利之之心哉方其荒寒滿目徑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新新且陪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感矣師惟以住為心不以寺為功德寺雖大倫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云贈之以中師歷江浙五山禪宗爐韝最後嗣杭州淨慈古田座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住西峯寧非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修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荊榛泉石人迹斷絕一經瓶錫宴坐襄徊從是建道場聞諸方鉅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

現貴勢豪倨彊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豐子孫且勿念見見聞奔赴樂施如恐後還顧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彊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為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為則亦以佛之為教託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亹亹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為時節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予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言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巖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新藏於時陪府公泣焉貝葉新翻列乎巫巖整寶輪眩耀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興功為予言皆郡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余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矣又後六年興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子昔者記之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室皆其力也又買田如干入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興雨華堂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輦石夷道甃通廣橋鼎建三門

偉持宏壯寺僧元悟志崇化於汀梅循惠聚少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裝嚴五伯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會齋厨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聳閣摩利分天開井泉甘湧湆供汲逾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舂創立三塔普結後果主張是者郤汀萬戶顯武清徽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録葦真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戶俄羅斯武義范武略必勝鎮撫胡堅提領案牘胡堅也諸黎畬翼百夫長化營伍運木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為力勤矣自初入山廣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黄昭信偕劉公舉焉以元貞初年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為我祥著之毋憚煩予惟記事寧褻興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虚空建立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柰何其肆於文而闊於實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柳子聞古德有云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郡有性

窮億刼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興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為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讃歎為佛事而列名茲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王梁肇開漢茂陵時宮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迺延祐之新鐘樓則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處士昔者於山中還往後沒塋水西望茲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通乎此會宮門多與葺而鍾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畫宮經制消剛歷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如翬飛出林環為偉觀神仙勝境簪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諸傳夸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芳來以無忘茲

大惠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為天鼓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鐘也實叅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騰上而風之號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鐘因縣而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況閣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為聲聲之託也於人為靈於物也惟鐘為大是樓也又載之霄漢而升明章幽贊真通合神警一世聲聞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資冥冥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張紀載也哉鏗鍧鞳韜因名山而升中天縹緲虛無通蓬萊而遡閶闔高靈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為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為施施之得其所者難子之樂為記也以此莊周氏以吹萬不同為籟之天林木為籟之地比竹為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譟吋于喁何止於調刁

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為使人籲則無以加鐘矣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比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為四方望走視太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峯巒迴環百里一息俯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然如玉枕然其遺跡晉王真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雩壇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録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鯉應禱山下今為九龍象時有鸛翔三日不去或見老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縣是雲物異焉天燈粲焉父老欲建壇其處衆謹趍之山近為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欲以祈福迺衆玉枕名玉華迺表三仙迺奉三官迺祀上真請于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玄壇前府尹耐軒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

管養晦謝侯於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門廡道堂悉倫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子之力道士某實開山請記則為玉華記曰著至尊者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為玉亦如人之成仙脫於類萃而遊於高明比物衆德非玉不足以為喻也仙者誰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為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于其事不于其迹論其似不論其名天地人為三才天地水為三官神而明之浮丘王郭為三仙玄之玄為北方之真武庸詎知其初三者本一也一者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茲山之為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為靈也久矣及茲而顯顯而與中華大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異也玉之媲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間

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為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寞寞亦安所為哉縣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上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怳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宇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嵩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況其凡乎秩群祀而觀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鴻濛漠淖云爾哉雖太徵玉清鬱羅蔚藍道言之所以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古安成郡南道宮之有名者稱北真若昔海陵徐神公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門左折浮動翬飛旁挾鐘樓對暎道藏者三元閣也閣起

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之真實倡成之至
真掌教數城蕪領名山蕭如初得銖積寸還奉昭事首
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黃岩寔虛明平步樹杪低昂
獻狀金翠麗暉衆服煒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空動
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餚展
具沛然吾成之至真又連閣為樓七間棟宇方繇是一
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澹菴胡忠
簡公一碑日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翁建本末次第
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真久
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興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真
簡素宜比真之方興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
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明月其精浮動依乘回
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郡黎日用覆載
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為近茲固教之不容以已
也夫余受言紀最唯貴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山本儒
家子今為崇正冲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是觀開

山與神公遊者為歐陽日珣今再興復歐陽信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干山兩陣高青巉清江一環平縱銜煙樹薈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藏函真游聯翩降塵凡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鼓肅龍回頓地靈山君雜還儳海陵仙裾和颺颿三府啟事臣奏緘皇靈剡剡宸聰誠林端縹渺旗游縿屏除庚甲質矯讒尊氣肅穆氛厲芟屢豐頴同岐分嶄梵行道景風渢渢陰陽無沴星無攙多男壽富周徧咸

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問其語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夫豈獨有取於水哉善觀物者觀於動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而動之足以鼓舞變化未有若水也今言浴沂者如有聞於川

上而濠濮間趣必其異於浴沂是何一笑之樂未易得而適然之趣乃多事至此即吾欲抗濮於沂疑或齊莊於孔吾且以浴沂言之莫春時服少長俗罷休於嘉樹詠歌而歸雖不自以為樂而聞者猶以為喜也此其襟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焉得而不與之惟夫子喟然而歎與之之決來者不敢措一辭然猶或謂狂者之事與川上之樂不得並而川上之學問又有不賭不聞之工夫為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川上者不可不知已沂水之趣豈伊異人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醉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沒沒無稱重可歎也景與人不相入人與趣不相待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自得於其間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其得亦有矯然而思奭然而悟者乎而言非不習也論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辨也而其所以失之者亦在此矣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道院云道院在永豐邑南之濠上魯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

築之前闢一區花竹高下起臺接榭俯瞰清池蓮柳夾植緣陰清香書暇輿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館招名流不但教子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趾步可涉扁以沂濱志家學也宛轉徵記以貽嘉話予蓋想像如至是聞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濱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為此必有得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俛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余曰平翁藝兼書易試憲臺疊遷分教典江待銓行省力非有餘乃志尚獨在此尤可稱

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心無貳齋戒沐浴如賭其睟顧如聞其言謂如其喜怒豈非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

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秕也而謏焉者自私以為玄焉者創其以為博不亦醯雞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霊威者徒知禱奥而媚竈效霊於稷祥者往往事海而忘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元癸巳魯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内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

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晻靄中事天帝旁為先祠其不它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已所藏鑄為爐瓶以奉上帝慫慂圓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夫著不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繇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閒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其久且大者且與魯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南劒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乘傳赴南劒次西芹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為伏虎禪師道場即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即祠庭潛通寤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輒應再閱月而繇門遷殿輪奐新美塗榛者夷橋圯者崇嚴嚴翼翼環山映谷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公率僚屬蒞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餫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為芹山福地中路小憩為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石折巖竇泓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坐增清暉父老驩舞持盃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子焉惟是初筮為劒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叙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慧利大師本葉氏法名惠寛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間道

成於長汀化被於劒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劒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菴此處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菴焉實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鳥一窪製如天成驚異希有虎爰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為化身之所顯玩乃追省得鳥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於是歲以此日奉石鳥設齋闔境蠲潔毋或不清魚蝦網絶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知虛空之皆實故以佛為空而以事若物者為實然所謂實之成毀去來無不歸於虛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實乎虛乎世之所共專以為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

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豈忍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為佛不直則不彰以為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棟宇之今昔而永歎我公賢俟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觀為美矣乎

公牧劒甫爾公宇一新又為文投牲祭黷淡灘鎔鐵湧字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徒鱷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云相是役者劒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事以示者劒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生以靈感類也亦牽聯書之用貽太師之丕顯休貺

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真教汴朝元宮為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真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南宮人父寬蚤没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為師姬賜

號文醇德懿知常真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教行於汴則棲雲始然為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其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丘長春遂為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真徒滿天下道派此為嫡觀緜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名妙元母曰守志授地三畝卓菴居之日闢以至為觀三十年間構前殿奉玄元後堂祀列祖齋壇蔬圃悉倫監壇里城各為祠又拓地十畝有奇去年余按事東門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觀始末請記予行四方所遇名山勝境每攷論其初未有無其故也嘗遊西山見旌陽之教以孝道為道慨然神仙之說亦必皆有自本自原者不但荒忽為奇也若李之母子奮於孤子喘息相倚不苟附託周旋濟泊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迹其事師服勤之初心豈希覬於度世成仙者哉母子之情也孝節一理也即其不忍於棄捐天下念之矣東坡謂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為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

其志而棲雲為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為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絶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儻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母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靳之吾之記棲雲以此觀成於甲申是年記

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宮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訖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字百五十年間繇佚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于又孫皆疏王爵崇顯號八八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累加逾尊鈿軸網袋高下襞積命圭衮服揆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貶施隆重豈獨廬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玉顯休命王本晉人姓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為神匡山其廟食

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挾衆窺城隙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宂暨卜則吉乃覆於城近焚洗之禍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驅之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如是者不一雨賜時若不枝書也廟舊有宮六六而傅迺壬午水壁壤宇頹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既新臺門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嚴翼戟衛馬御畫士顏輝手自位置見稱絶筆復倡新宮粤癸卯自為東掖則集以衆力增庳拓隘高堅倍舊綺疏玲瓏金碧繚繞選按宮體名手巧圖綦博琴瑟書冊繡床寒温簾帷曉粧午浴縵立匡坐絶態妍弄嬌扶婀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柘漿棠露捧侍待宣金狻寶鴨籠衣香暖乍凉新燠顰碧斷紅待月迎風襞裙動帶嚴妝待旦賜宴迎車遞宿樽扶弄蕭記譜珠襦玉佩

若節稱觴緑尊翠杓閑奉斟酌極時物之芳菲情態之宛轉人間天上事完理極又分四時為四閣對奕疏拊考圖閱籍奉天一笑清事日新回環寢宮燕娛曲折鈞天清都則不可知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影不可會異溪求予記之予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備物典策昭示百世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所嘗有哉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前者於是帝錫之而盼蠁格朝命之而靈威彰民蒸嘗之而報事嚴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之觀也孰非幻也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絶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故化人之宮視中天之臺若絲蘇積塊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會未離乎所居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夫仙者無與於人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凡代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閟大衍迪啓人間意也王則

何事於斯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槩可見矣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予既歷紀其盛而折衷於理宮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佩環詔迎仙客匡之山龍車拱侍杳靄間叔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黷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珊帝命封建名山肸賜履接畛聯闠闤水旱疾疫銷阨囏魑魅罔兩潛淫姦仙者忘世神恫瘝俛撫孫會極其孱民戴朝錫森若班龍眷四世圭璧賁禕翟姬婦絲綍綸美人列宮立望珊珠籠翠裏宮髻鬟鬒峩曼鬋蜷曲鬘清臚的皪睇美盻舞袖姌嫋腰弓彎翳雲拽霧舒孅斕明璫組珮琮璜瑗鏗鍾搖簅琴瑟嫺棊博五白姣且儇瑤環瑜珥扶抱板桂風梅雪芳秉簡鍊金香玉照指鐶書雲換繡覘矕瞷王歡恣賞清燕憫娭娛婉孌樂未闌下土急愬惻遺患前驅鸞鳴後虎霦乘雲天門奏欲潛皇覽閔度命曲刪運數雖爾寧哀矜還省三島遊芝闕

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來數屢慭人生實難勿棄菅
每朝懇款如請問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
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靈雨泉流湲坐朝冠冕春仗閑
宮開樂作歌巧嫻王顧一笑民懽顏千秋萬歲後無艱

江東鉛山州黃栢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隸廣信郡昔邑今州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黃
栢坂者尤斗絶宋昭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黃栢人其
在母也母盧夢日光吞焉生而不葷酒辭父母以上有
二兄奉養願方之外以居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
省既親没采入黃栢幽遠處傭材氏一二年入大六鋤
山畦蔬蔬茂倍常青以奉人黃則自食有竊之者傷足
奭然更織履懸籬以給所居輒如雲氣覆之一日樵者
過山中巖崖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
知幾許日矣前留偈有佛法清淨旅燈明月語繇是里
中趨謁烝嘗以嚴阻僻舉之會聖菴為祠禱靡不應里
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庚

寅汀寇鴟張且逼招討陳忠惠公撿叔祖應期守毛青隘民義單弱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鉦鼓繞隘蓋神云以所見則丙子間閩尚守毛青嚴備禦勢甚張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讙謂隘兵北我必衝掠快意時前趙信州孟邇偕同患諸公日禱道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已果然他水旱癘疫霊應常年常事不勝舉顧記之以貽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今夫佛之為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為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以是名散聖謂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折宇宙間兵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然豈造物意哉方其轇轕而未平亢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我無異故寞寞之有神乃造物籍以幹旋其所不及與寄之人以濟世者同事如使急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豈惟失人望而已天地復奚以此為哉當時宕憂跼蹐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質直托之萬一以自解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柰何乎

如不聞以自為聖也嗚呼世率以洎無情者為高而漫不省者為化此民之所以為告而事之所以無柰何也何獨佛哉予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祝君篤實善士於所舉無溢辭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玉山為佳處與承天俱興唐季始揭然以名稱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術各有聲當世白玉蟾往來為賦玉笥有此小蓬萊之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庚來頹圮欲盡堂空人去敗屋高寒惟雲隱蕭元恁以休亭後裔聘焉守之不忍去如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迺得烏江士族陳思欽為之徙又久而度蕭之姪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復完舊堂為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為碑亦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子反覆其故慨然為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榮觀哉方

之内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巍煌丹楹刻桷虬麟鬣鼠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累蘇積塊猶詫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閑居一室稍廢不自理過者輿盡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餚之而不爲過也雖然燕處者不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昔者穆滿之遊以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庳之一日執化人之祛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據望之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鬱處也視其前則清肴未腶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今之坐忘而不屑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堊露槃以為一時之鉅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瑤洞駭心目以為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千門萬戶出天入神以為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畧皆可睹

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悟也其時其人處於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睫而聚浮泡之沫曾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中之漂搖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衰之所固然此昔之超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超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以其榮觀者無以為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安得此吾以此記超燕或者反覆有省於老子言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記四

真定鄭侯德政碑記

士大夫奉命出使未有如按獄慮囚之為快也當幽閉展轉望脫去無日一旦逢別白定罪否出門恍然再覩天日無復恨此其人父母妻子宗族隣里問勞感聳為當何如而吾以片言得專縱舍無牽掣左右一事竟一

獄臧吏奉卷藏故府卒觧纏勾禁籍顧不快哉况受寛條雪寃滯誼得辨是非畧微薄久禁者蚤决株連者不蔓為惡者服而為善者勸歡聲騰為協氣協蒸為太平理有固然昔周公之作書也再三以庶獄庶慎之勿悞所以長我王國為祈天永命之本盛哉得奉命于此亦與有其樂矣朝廷分遣使節于曠恩之後所至親歷焉盖惟刑之恤者宜若此瑞陽同知真定鄭侯實受命行省副玉節郎行江廣暨至廬陵則侯前治所也父老驩迎如舊父母所决遣平亭道路傳誦以廬陵之所見聞它郡從可知矣以劇繁如廬陵無留寃餘獄如此則它所不足治已昔侯之佐此郡也嘗以選涖重囚東廣訖事無一寃而此郡不與理者興寃獄侯之明之仁之材豈待今日而歡詠之哉漢于定國以治獄無寃至卿輔唐狄梁公為寧州有遺愛他日他處囚得公釋去者道過寧州德政碑下而泣故老曰爾迺吾使君所活耶侯德政在江西盛德被南海坡公所謂使國家無疆之福

而明公之子孫亦與饗其報者斯言也侯應是矣予也
杜門聽與人之誦于侯之在事無門下之跡於茲之行
部無繼見之因獨以公論所屬筆而著其端視諸賢之
所稱道為尤信

李運副德政碑

鹽筴之利資於天下之經費盛於漢尤盛於唐國家因
前世之舊立轉運司以綜其務兩浙轉運司理杭州所
統闊遠每歲分官案治諸路絡輿東州大郡列場伍為
鹽五餘萬引民貧額重當其任者尤以盡職為難元絋
三年轉運副使李侯分治明越暮年之間官課趣辦齊
民不擾越之父老相與稱頌侯之功德疏其實績俾為
之記將刻諸石以示永久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鹽課國
家所甚重故其立法至詳至密奉行得人官民均便其
選任常不輕若李侯可謂能盡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
者矣亭民伐薪穎具牢盆日夜力作而官本之給或刻
減於吏胥之手亭之長吏又從而擾之以耗其力是以

日煎月辦有不能及者洎侯之來屏斥騶從飲食之資取于裝橐吏屬畏其清嚴莫不屏息自勵唱名給本無毫分之損亭民感惠趁事趨課之登者十八九官事趣辦非侯之功歟私鬻罪釱無賴之徒既抵于罪誣引平民以肆其毒而吏以縱隙壑之欲為幸民死徒相屬田里蕭然洎侯之來犯禁者引問而審立為斷遣不使有所指引于是無罪之人得安其業民之不擾非侯之德歟夫民國之本也民不失業而食鹽者衆則商賈無淹滯之憂而官課之及額易矣有德於民所以有功於國也嗟夫侯之能居其職而不貢朝廷之選益推而廣之豈特鹽筴之利而已哉侯名守忠字正卿世為潁川人由中書掾出為令為守所至有遺愛有子四人仲子藻國子生釋褐第三子薦泰定丁卯進士第一人起家義方之訓為然而亦積善之餘慶也為之詩曰浙河之陽其土廣斥李侯涖止司正鹽筴櫛風沐雨飲茹氷蘗夙夜亶亶爰究厥職列亭萬夫

老弱聚庸官與牢盆給散以公民忌其勞與海分功先期趣辦緊侯之功敢有私鬻以千成辟有惻其愚有伸其抑大慰齊民以田以完聚廬不擾緊侯之德我聞裕財莫若厚生民生既安商賈攸行維侯克稱轉運之名以廣其施以輔太平天錫吾侯世濟其美影纓蟬聯蹻于膴仕我述民情作為歌詩其永勿忘式爾後來

申屠致遠博古堂記

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氣當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風采恨不得相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窻表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談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琢磨古書積疊他無嗜好名堂博古客來終日羨茗談坐前橋後梓交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窻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愜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牕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

得辭則為博古記曰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問遐僻取為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為不必詳者故專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接於目者如所賭記想其胷中包羅蒐括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墳史乘橫陳歷落觸而發者千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惻也子產實沈臺駘之對梓慎五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為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眩其問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往往皆知及而質近倉卒考質此撞彼待適契如合不特對者之博亦聽者之辨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辨析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于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況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妄猶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輒而古有

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揩効而數捷于滕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博耳世或訾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是以不通於今若之古事君為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為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也再用之再以為口實而論語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若此者又或不以博為能也古之人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口耳之謂也後來者非載籍無以為學博者博于此而已然且猶有不博及者也故博為貴然審思明辨之功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有事也是乃所以為博也公方負南北重望向用于時而塔庭之名且日起世以韋平事業期於方來者遠且大故為斯堂言者

豈直書生之博云哉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先生其子名伯騏字子斐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子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故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者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為士者皆矜喜於得師迺其家尊君嗜年宿學為里大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簫臺臨其上築堂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捃架倦遊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返考質講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閒以諗於余請為勤有記之予歎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隨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

遂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華渭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足重陳蓋自子政以來及王介甫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艦輦藏一篋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聚有不能盡包世事之相達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予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鞭辟或且以為厲婚宦館穀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樂也出處離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況夫呻吟緩翟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卷素心天祿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內六經之

外頗復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于記君之堂嘆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研之以多得月者有歎寒而願以為薪者猶未為塲屋師也自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斯文之造化者哉三百餘年廣寒之幻游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荅時好幾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殷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杜陵寥寥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怳然相與於世外而後來清事非梅不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強附於梅若富

貴者望塵而猶若浼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免為捷徑襲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得固蒂而深根而茲桂也傴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敗色苓菲乎天末不與時爺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為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已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為王氏槐邪子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爾使謝

安石

志樂堂記

族諸孫潛自五羊府以公事驛至洪省予因寓書故人熊天慵氏天慵善豪不輕為人作也於其歸得其志樂堂三大字請曰願有以記之予為之言志曰士尚志不可不有所尚者此志也而不可涯者亦此志也聖門教學者必曰盍各言爾志又曰亦各言其志也而門弟子之於聖人亦曰願聞子之志聖人之與人與人之於聖人也皆以為問何哉不言誰知其志言猶有所不盡也其蘊而不可知者在此而浩乎其不可涯者亦在乎此也況於樂則尤有未易言者孔顏之樂前修之所講師友之所習未有知其處者則茲之樂也何居人不能以無所樂也志之所在則樂之所寓也矣人情有所望而未得也則志至焉得之而如其思則樂極焉人有常言曰得志至於得志未有不樂也而其志何如哉嗟夫樂者人之情也人性之剛柔緩急清濁也異而心之所之

也亦不同樂未有不囿於物以物交物而引之心惟甚卑汚淺陋者固患於志之不立而高遠廣大者又不能以無奭也則志之所在亦不可以不審矣莊周有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評之事則不樂此皆極人情世態而言之也夫觀於聖門之教也若此推之物理之變也若彼則志其所可志樂其所可樂亦何以加焉斯堂也吾宗孫子之堂也潛也方於此乎發身方於此乎事親以其能行於四方一出而遇斯文知已或推之或輓之遂椽大府自是以儒餘吏功名可冀也惟勤惟謹迄于成名歸拜其親於斯堂之上弟兄相視各以其才奮舉觴壹咲其不愜志矣乎其不謂樂乎潛字季剛令以字行於行為季諸兄皆自植其父道亨名文鳳明練宜有子云

尋樂堂記

安城王學顏為予言其先人名之以所學也教之曰先儒謂尋顏子樂處所樂何在安分而已人生每論所說

惟為人而無愧於人可以稱人矣足於分而無過求是之謂無愧每凜乎斯訓之墜蓋愈老而愈不敢忘也故廬避逖晚得今居敞為一區揭尋樂二字匪獨示不辱先人之教且以遺於子孫請記以言予曰軌有踰於家訓者哉而猶待附益之耶然吾常反覆不改其樂之章與所學所樂之意切歎夫世之學者未有其能知樂處者也是樂也非以陋巷簞瓢為樂也後之言樂者尋之於陋巷簞瓢之間於是以處貧為樂意則失其趣矣迺相率而為偽者出焉麤衣糲食敗牕塵几以蕭然為至其所謂樂乃其所大不堪而矯揉之所為豈復有從容之意久而亦無所捄也於是又有以忘貧為樂地則又非其意矣迺相與為欺者出焉高談闊論糠粃一世若其跡乃有類於方外之秘而卒亦不能守也是樂也尋於它有可知之味存乎其間不可以言傳而我之所獨得睹其得也即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於陋巷簞瓢之間固非矣尋於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中而適於陋巷簞瓢之趣樂

在是矣所謂不改其樂者非樂是貧也貧不可去而樂吾所安是所謂不改者也人見其陋巷簞瓢而我不知其可憂即一日棟題數尺珠方丈若固有之我不知其可樂人惟有一念之微出於強梱而力制者必不能以無隱見當其貧賤無素行之心則遇富貴之來遂欲以貧賤加乎富貴雖浮雲視之高出物表而終未得其所以樂亦必有遺累焉謝安石東山高卧絲竹自遣而一時已有如蒼生何之歎與真憂不起者同其調安石亦自謂政恐不免王介甫垢敝枯槁者終其身而蘇明允已疑其不近人情他日於勢位是非之際何如其逆行也安石之樂非出於自然介甫之枯槁偏於執一以是觀之亦可以自省矣若夫子所許顏之陋巷簞瓢曾之浴沂詠歸所謂與上下同流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求顏者於貧求曾者於放蓋胥失之孟子推顏子同於禹稷即天下不為泰而後之喜顏子者不過癯然與原憲捉履而歌商者並是烏足以識顏子哉

分之所在如天之所命求加於分者抗天求勝於分者傲天惟無入而不自得知止於其所止者樂天者也而非以貧為樂也學顏之先人可以言能教為士如學顏可謂之不負所教矣來者復何必他求以為尋哉學顏之是似焉可也

絜矩堂記

絜矩堂者永豐魯氏義翁記其先訓於此者也義翁之言曰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塲屋不得志晚遂科廢辟地東西轉側深僻間惟教子日篤他事俱不謂切浮湛娛嬉處異鄉如故里玩馬上如鄰曲語見大夫如平生交一惟是中慤平易油然俱化幾不復有逆境暨事定返舍扁廳東扁曰絜矩使諸子讀書其中嘗謂義翁兄弟曰儒吾世慎毋輕墮斯業且必為通儒矩方也規圓也人以方非所以處世吾則為方乃所以為圓斯義也如有合於予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以持身可以待人吾平生所歷非守此方以應

於圓詎能及今日耶汝謹識之邑火堂廢依城以居義
翁念茲不敢忘欲復堂如舊力不逮即屋西小室加塗
塈揭舊偏焉爰著先人之教請記以示子孫予觀義翁
練而謹介而通不以文采襮而意象灑然信能守其家
學者記無過此者矣予又安能于儒先格言之外溢出
於足下家君身體之驗而他有深切著明者哉抑嘗讀
君家子輿書而有所觸者亦願於此乎講也是書之用
力處誠之者為慎獨學之者為格物用之者為絜矩獨也
物也規也人之所同也慎也格也絜也我之所以我也
慎猶自修之道若格與絜將無事不有無物不然所謂
無不用其極也中庸之致中和致亦是物也故致中和
而天地位萬物育絜矩之道舉之而天下平而天地變
化草木蕃莫非其效一方一圓理有自然特患人不絜
而度之耳苟以是心度未有不睹其故也人心之好惡
能蔽於愛憎之私而無以加於本心之愧雖外之縱橫
變化移白黑易左右而旦晝之交血氣之定霜降水涸

之見未嘗無一隙之明而一念之復倘其所嘗絜而后
處豈復有後悔餘憾哉嗟夫矩無形事無體物無方吾
欲為矩而彼不與我為矩吾揆之則矩矣而揆出者常
在其外古語有之難乎者事也夫世之所謂圓機者非
不知所謂矩也特出於隨世遷就之心以為曲耳有成
而未害吾事而不知展轉而無以自反彼所謂執方者
知圓之害矣然見已之理而不足以盡物之情其擇而
執者乃犯世忌諱而惡於左右上下之交是皆未能絜
者也絜者所以用是矩也昔者曾子於夫子之道曰忠
恕而已矣謂如此而足也而論者以為未盡大學之絜
矩忠恕之事也廼復若以為未極於忠恕舉斯加彼亦
善推其所為而已予豈敢通之為一哉抑大學之道亦
夫子之道也而於此乎語為當家之義翁之先訓既簡
而當矣予獨為絜也言之以斯心至甚易之甚易行義
翁之才識宜為時用顧歷試鄉校有實迹方待選無汲
汲心後有用者執是矩以往

覺是堂

尹自心甫書自茶陵來曰吾上世居城北為雙江口兵燬入城今復歸故園為畊桑謀作屋三間其右迎陽者命以初陽取復也後老屋如之西面雲陽紫微諸峯羅立則先君子須溪先生丙申所書紫微峯揭焉南室為牕扁之覺是以見歸來志合而記之何如予曰是特未定也莊周氏於是也反復之而卒不得其所當特終之以莫若以明之一言此其故何哉我之所謂是者人之所謂非我之所謂非者人之所謂是普之見自以為不定於前矣而後之見又視昨之見如有所未足也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猶在非是之間者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幾於兩忘而今而後得其所以為我者矣而未易言也毋亦未六十之前而猶有伯玉五十之累也耶蓋是與非對未有無非之是見普之為非然覺今之為是覺未有已也淵明為衣食之故脫然求彭澤種秫未及一醉而蕭條去之其自悟一出之非

者誠非也去而違之即是矣若君之昨也非有出之累也非有去之故也私淑艾而立教開門而授徒招諸生立講下夫何非之有昨未嘗非而今亦何是也初陽之望其於天地民物之春人物世道之盛猶未能以無意也紫微峯之參前神仙豪傑之意山川今昔之懷其亦悠然而在目則今之所覺者彼乎此乎必有一於此矣吾非與君辯也是之道實然而覺亦政復在此雖然舉世混混醉馳而夢驟而覺者希矣認非為是枕迷而籍感而是遠矣如君之覺此世幾人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即然不然可不可之間而是亦此乎見矣嗟夫予言淺矣君之所是未必予之所知也亦願與君分席而講其所是也君嘗正鄉州學未幾以憂去縣是無當世意其覺者謂是而公論之屬君者特未已也